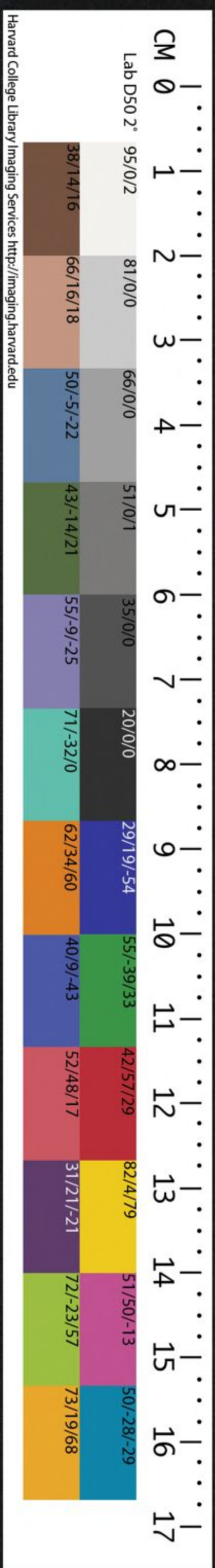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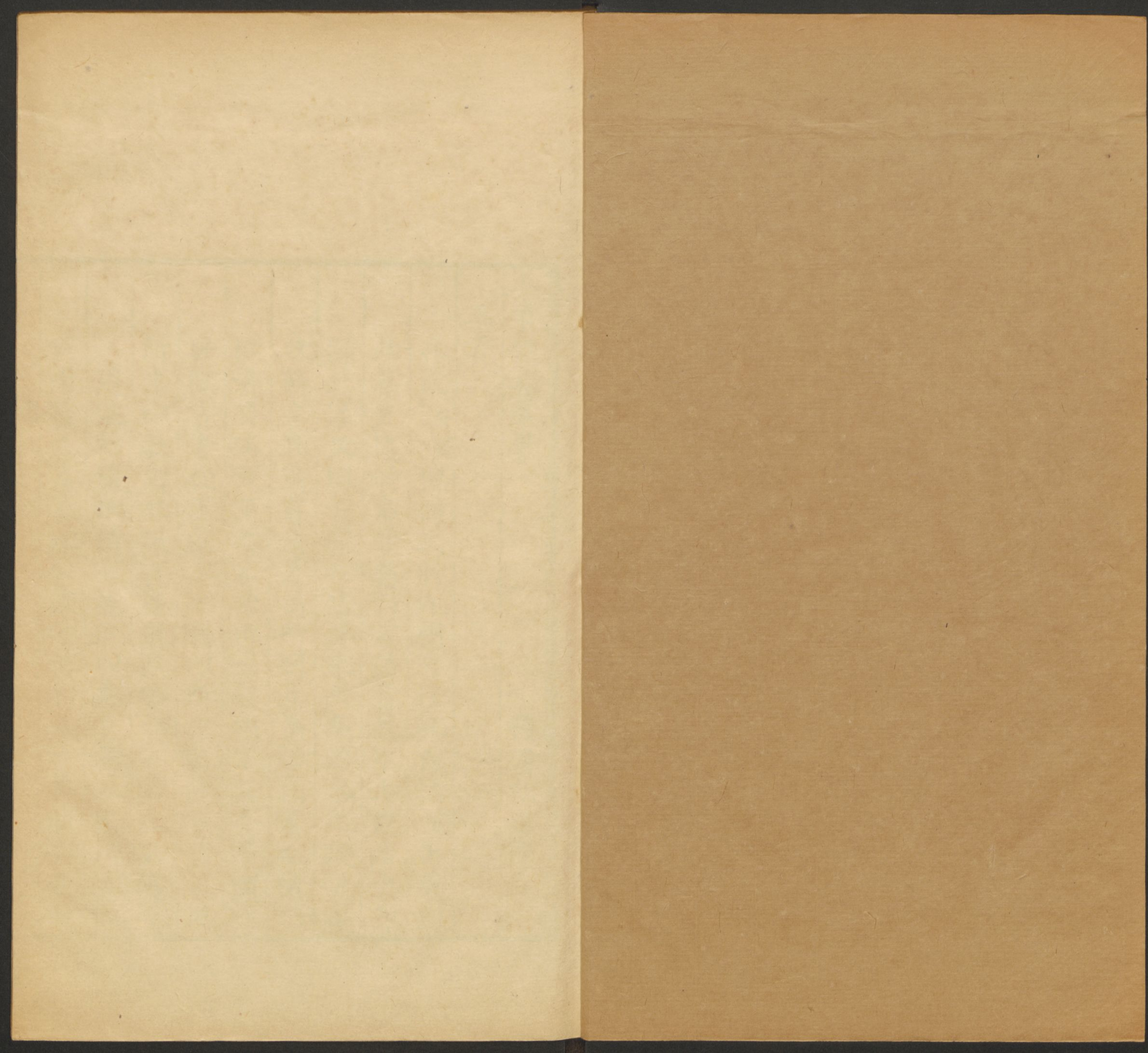
T345/4232 (2)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Y 11 1951

02





禹貢錐指卷第一

德清胡渭學

禹貢

孔氏

安國

傳曰禹制九州貢法孔氏

穎達

正義曰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此篇史述時事非應對言語當是水土既治史即錄此篇又曰貢賦之法其來久矣治水之後更復改新言此篇貢法是禹所制非禹始為貢也又曰賦者自上稅下之名治田出穀經定其差等謂之厥賦貢者從下獻上之稱以所出之穀市其土地所生以獻謂之厥貢雖用賦物亦不盡也又有全不用賦物隨地所有採取以為貢者此之所貢即與周禮九貢不殊但彼分之為九耳其賦與九賦

全異不言賦而言貢者取下供上之義也林氏之

奇曰禹貢一篇蓋言禹之治水其本末先後之序

無不詳備名雖曰貢實典之體也張氏九成曰此

一篇以為史官所記邪而其間治水曲折非史官

所能知也竊意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此

史辭也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此史辭也若夫自冀

州至訖于四海皆禹具述治水本末與夫山川之

主名草木之生遂貢賦之高下土色之黑白山之

首尾川之分派其所以弼成五服聲教四訖者盡

載以奏於上藏之史官略加刪潤敘結成書耳王

氏炎曰九州有賦有貢凡賦諸侯以供其國用凡

貢諸侯以獻于天子挈貢名篇有大一統之義焉

顧炎武日知錄曰堯舜禹皆名也考之尚書帝

曰格汝舜格汝禹名其臣也堯崩之後舜與其

臣言則曰帝禹崩之後五子之歌則曰皇祖胤

征則曰先王無言堯舜禹者不敢名其君也渭

按周禮外史達書名於四方鄭康成注云書名

堯典禹貢之類夫書名達於天下常為人所稱

道而顧以君名著何也蓋記當時之言動君不

可與臣俱名故名臣而稱其君曰帝

篇中稱名者唯發端曰若稽古帝書名則垂諸簡策以詔來世與敘述之文不

同故二典謨貢不嫌以名著也或曰史遷云舜

名重華禹名文命由此推之則放勳亦名也孟子再稱放勳屈原三稱重華堯舜禹豈有二名哉曰放勳重華文命皆號也而亦可謂之名閻百詩曰名者號也言舜號曰重華禹號曰文命云爾孔疏云人有號謚之名余謂名曰重華名曰文命此生號之名也孟子名之曰幽厲此死謚之名也皆得謂之名然則典貢之上曷不繫以號曰上古淳樸無嫌於名故不必以號著也商則稍有所嫌矣湯號也亦曰成湯武湯與放勳重華文命同其名曰履論語云子小子履是也避名著號故書有湯征湯誓湯誥商人以十

干為號自上甲微始魯語展禽曰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上甲者十干之號微其名也湯號天乙而更有美號故以湯著後王無他美號則亦以十干之號著而不名故書有太甲沃丁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又有廟號太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故書有高宗彤日高宗之訓太甲三篇及身而作史亦不追改也

高宗二篇據殷本紀為其子祖庚時作故稱廟號序以為祖已訓高宗誤也

周人以諱事神死則

制為謚以易其名故書有康王之誥以謚著焉

文侯之命臣亦稱謚據左傳成王命魯公以伯禽命唐叔以唐誥伯禽唐誥皆誥命篇名也文侯之命初亦當類此其以謚著者蓋史所追改

孔子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

文即書之所以名篇亦可得其梗槩矣

九州有賦有貢而篇名獨以貢著疏云取下供上之義殊未分明張子韶申其意曰昏墊之餘一旦平定民安居樂土自然懷報上之心以其所有獻於上故謂之貢以言名雖曰賦非強為科率民之願輸亦若貢物然此所以統名之曰貢也夫賦出於百姓貢出於諸侯信如張氏所言則貢即賦矣經何為別之曰厥賦厥貢邪林少穎云別而言之有貢有賦合而言之則此貢與商之助周之徹皆一代取民之總名蔡傳從之夫五十而貢取諸受田之民任土作貢供自

有土之君名同而實異此篇貢自貢賦自賦混而一之非矣惟王氏之說近是謹按九州之末皆言貢道下文又云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則所重在諸侯之脩職可知甸侯綏服方三千里之地謂之中邦禹之所則壤以成賦者也然惟甸服千里之內天子所自賦餘皆以封諸侯諸侯取于民謂之賦而出其國用之餘以獻于天子則貢也而非賦矣外而要荒君長若嵎夷萊夷淮夷和夷西傾之屬皆有所獻以效其慕義嚮化之誠亦謂之貢至於海外之島夷及崑崙析支渠搜諸戎莫不來享來王各以其所

再貢金抄卷第一
貴瑤為摯亦皆謂之貢貢之為言廣矣大矣賦
止甸服貢盡九州賦止中邦貢兼四海言賦不
可以該貢而言貢則可以該賦史臣摯貢名篇
實有大一統之義東漸西被聲教四訖之盛皆
於是乎見晦叔之解經精矣

虞夏之制不可得而詳已請以周制喻周禮職
方氏曰制其貢各以其所有注云國之地物所
有賈公彥曰諸侯無貢于王法民間得稅大國
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依大司徒
經以為言皆市取當

國所有以貢于王即大宰九貢小行人之春入
貢及禹貢厥篚厥貢之類是也左傳子產曰列

尊貢重謂公侯地廣故所貢者多蓋周制有然
在舜禹之世不知何如要之以什一之法賦於
民而出其國用之餘市物以貢於天子則古今
一致矣疏云此之所貢與周禮九貢不殊按大
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祀貢二嬪貢三器貢
四幣貢五材貢六貨貢七服貢八旂貢九物貢
先鄭云祀貢犧牲包茅之屬嬪貢皮帛之屬器
貢宗廟之器幣貢繡帛材貢木材也貨貢珠貝
自然之物也服貢祭服旂貢羽毛物貢九州之
外各以其所貴瑤為摯肅慎氏貢楛矢之屬是
也後鄭云嬪貢絲枲器貢銀鐵石磬丹漆也幣

禹貢金抄卷第一
五
貢玉馬幣帛也材貢樵幹栝柏篠蕩也貨貢金
玉龜貝也服貢絺紵也游讀如囿游之游游貢
燕好珠璣琅玕也物貢雜物魚鹽橘柚此皆倣
禹貢言之然九州之物產或昔有而今無或前
美而後惡所貢之品亦豈必盡同邪

或問此篇如張氏說則祇台德先不距朕行乃
禹之自言也曰台曰朕功歸於己安在其為不
矜不伐乎曰是無足疑也非獨斯二語臯陶謨

言之屢矣

臯陶謨益稷本一篇古文
分帝曰來禹以下為益稷

予乘四載隨山刊

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
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

乃粒萬邦作乂此非禹之自言於帝前者乎娶
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
土功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
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此又非禹之自言於帝
前者乎以常情觀之於善則稱君之義無乃有
違而禹曾不以為嫌臣曰祇台德君曰迪朕德
聖人之心浩浩其天又焉知德之在上與在下
也哉程子曰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
至公何避嫌之有即此可以知禹矣問者唯唯
而退總之虞夏君臣同心同德元首股肱聯為
一體其更相告語有如此者不可以叔季之人

情妄為測度也張氏亦嘗以此自難而所以解之者未當故敢以鄙見參焉

禹貢之為夏書也傳曰此堯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王以是功正義曰初必在虞書之內蓋夏史抽入夏書或仲尼始退其第此不過順傳為義耳林少穎曰自堯典至益稷皆虞史所錄故謂之虞書禹貢者夏史所錄故謂之夏書此即穎達堯典非唐史所錄故謂虞書之意後儒皆遵用之夫隋書脩於唐未嘗謂之唐書唐書脩於宋未嘗謂之宋書禹貢即夏史所錄而其事則皆舜相堯時事也安得謂之夏書邪今案

董仲舒云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同一道無救弊之政故堯典可繫虞而虞事可連夏馬融鄭玄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鄭序以為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揚子法言亦曰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左傳僖二十六年趙衰引夏書杜預注云尚書虞夏書也此皆與虞夏同科之說無異而今所行尚書本獨判為二書故有疑虞夏之分自東晉梅賾所獻安國傳始者然左傳屢引夏書伏生虞夏傳外仍有虞傳夏傳而太史公河渠書

引夏書曰禹抑鴻水云云許慎說文亦多引虞書此皆在梅賾之前虞書夏書之分恐不自東晉始也或曰左傳所引夏書有在今虞書者穎達云以事關禹故引為夏書若洪範本周書以箕子所陳而傳引之即曰商書也推此例則說文事關舜引為虞書左傳史記事關禹引為夏書又何不可豈必當時書題已判為二邪此言最近理且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於鄭為商書而孔并於胤征之下以為夏書由是夏得九篇商止三十五篇明係嫌夏書太少故裒多益寡以意為遷就斯亦大可疑者至左傳文五年

成六年襄三年三引洪範皆謂之商書特以言出箕子耳明豐坊偽撰古書世學言其曾大父慶得箕子朝鮮本自神農政典至微子止後附洪範一篇坊據左氏三引以洪範終商書非即判禹貢為夏書之故智乎

序云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傳寅為之解曰隨山而濬川任土而作貢程氏所謂因其所自然者也且四瀆之水皆東行以入海而弱水則西黑水則南者其所出所逕之山勢則然也山之勢所向背水因而趨避之禹不能逆山以行水亦猶不能強其所無以作貢應變施設

雖曰多端而經畫妙用同乎順理孔子序書凡三句十二字而該貫首末無復餘蘊矣然百篇之序朱子謂決非孔門之舊是周秦間低手人作漢書藝文志以為孔子所纂非也同叔亦未之察耳序本合為一篇古文引之各冠其篇首今不用

禹敷土

陸氏經典釋文敷方無反
渭按敷史記夏本紀作傳

傳曰洪水汎溢禹分布治九州之土正義曰洪水浸壞民居故禹分布治之知者文十八年左傳云舉八凱使主后土則伯益之輩佐禹多矣葉氏夢得曰辨九州之封域而分布之使官各有守以任其事民各

有宅以任其力也渭按史記夏本紀禹與益后稷奉帝命命諸侯百姓與人徒以傳土裴駟曰尚書傳作敷馬融云敷分也司馬貞曰大戴禮作傳土故此紀依之傳即賦也謂賦功屬役之事令人分布治九州之土地也

商頌曰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即此敷土之謂古文敷與傳通大戴記敷土作傳土漢志以傳陽山為敷淺原是也又與賦通左傳趙衰引夏書賦納以言是也故索隱謂傳即賦左傳晉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士彌牟屬役賦丈亦傳土意也薛氏謂敷如敷治之敷猶未相遠張子韶始云敷土即別

九州之義而蔡傳宗之沿襲至今經旨盡失謹按書序三句總括一篇之旨而經文篇首三句則皆禹未施功時事敷土又禹未出門時事也別九州在奠高山大川句內不得如張氏所言

禹平水土非一手足之為烈當時佐禹者必衆內而百僚外而羣牧竝有其人禹自言暨益暨稷則三人同行無時或離可知周語太子晉言共之從孫四岳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人民韋昭云共工從孫為四岳之官掌帥諸侯助禹治水是四岳亦禹之佐也殷本紀載湯誥之言曰古禹臯陶久勞於外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是臯陶亦禹之

佐也呂刑曰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是伯夷亦禹之佐也疏惟引八愷然杜預以八愷為垂益禹臯陶之倫八元為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則八元亦有佐禹治水者蓋益主焚刊稷主播種伯夷主秩祀臯陶主象刑偕禹循行天下而四岳倡率九牧牧各擇其州內諸侯之賢能者賦功屬役以令之事有專司責無可諉此所以八年而奏平成之績也不然禹雖櫛風沐雨胼手胝足亦何濟之有

東萊書說云史官作禹貢先言禹敷土三字見禹

有一定之規模在胷中分布九州之土甚處用此治甚處用彼治工役計用多少然後施功喻如築城若尋常築動是數年不能得成至李光弼築萬里城不過數月之功蓋先擺布定甚處成隊聲勢相接故能速成禹之治水其規模在此而已渭按此喻甚切左傳宣十一年楚令尹為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餼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昭三十二年晉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餼糧以令役于諸侯屬役

賦文書以授帥城三旬而畢此皆所謂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者治水與築城不同然事有大小難易其理則一耳

隨山刊木

釋文刊苦寒反渭按刊漢書地理志作栒顏氏云古刊字

傳曰隨行山林斬木通道正義曰禹必身行九州規謀設法乃使佐已之人分布治之於時平地盡為流潦鮮有陸行之路故將欲治水隨行山林斬木通道鄭云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為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是言禹登山之意也蘇氏軾曰山行多迷刊木以表之且以通道史記云行山表木

益稷予乘四載隨山刊木傳曰所載者四謂水乘

舟陸乘車泥乘輜丑倫反山乘橐力追反隨行九州之山林

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也正義曰史記河渠

書云禹湮洪水十三年三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

水行載舟泥行蹈橛音絕山行即橋丘遙反徐廣曰橋一

作輦几玉反直輶車也尺子云山行乘橐泥行乘子絕反

漢書溝洫志云泥行乘毳山行則楫居足反毳形如箕

摘行泥上如淳云毳謂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也

慎子云為毳者患塗之泥也應劭云楫或作橐為

人所牽引也如淳云楫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

之履下上山不蹉跌也韋昭曰楫木器也如今

輦牀人輦以行也輜與毳為一橐與楫輦為一古

篆變形字體改易說者不同未知孰是

書言刊木而孟子云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

之其說不同何也蓋刊乃常法間有深林窮谷蒼

蔚蒙籠斧斤不可勝除者則以一炬空之殊省人

力此聖人變通之智

隨山刊木有五利焉遙望山川之形勢規度土功

一也往來之人不迷厥道二也禽獸逃匿登高避

水者得安其居三也奏庶鮮食以救阻饑之民四

也材木委積可以供治水之用五也

奠高山大川

釋文奠田遍反

傳曰奠定也正義曰禮定器於地通名為奠是奠為定也葉氏曰高山大川如荆岐江漢是也治水者不逆其性而行其所無事則惟形勢之順而已形勢以山川為主山川以其高且大者為主高山大川各定其所而名正則其餘可以類求奠定也猶周官言奠地守也黃氏度曰高山山之會也谿壑隨大小行其中衆水輳合於大川大川所以紀理衆小水也九州皆有高山大川不獨五岳四瀆所謂刊旅滌源者也董氏鼎曰自黃帝畫野分州九州封域已定矣禹治水復取高山大川以別識之使各州之官率民以趨事也

傳云高山五岳大川四瀆定其差秩祀禮所視林少穎曰此有司之常事耳而乃言於刊木之下冀州之上非序也故知孔說為不然渭按史記集解引尚書大傳云高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有之屬二字即無病

蔡氏云定高山大川以別州境若究之濟河青之海岱揚之淮海雍之黑水西河荆之荆衡徐之海岱淮豫之荆河梁之華陽黑水是也渭按呂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正義曰山川與天地竝生民應先與作名但禹治水萬事改新古老既死其名或滅故當時無名者禹皆主名之不但如蔡氏所舉

境上之山川凡九州所言如冀之壺口岳陽徐之
蒙羽梁之岷嶓蔡蒙雍之梁荆岐終南惇物鳥鼠
三危積石龍門皆高山也冀之衡漳恒衛兗之滌
青之濰淄徐之沂泗揚之三江荆之江漢九江豫
之伊洛瀍澗梁之江沱桓沔雍之弱水渭涇漆沮
澧皆大川也禹既為之主名因定某山為某州之
山某川為某州之川使守土者知所從事不容他
諉也

敷土是禹未出門時事冀土賦與某某兗土賦與
某某此不過擇人而任之猶未知某山某川為當
治也及隨刊已畢高山大川歷歷可數禹於是定

某山為某州之山某川為某州之川使各治其所
有則法加詳矣山川既奠禹與益稷四岳俾九牧
各率其屬發人徒以就役或兩地先後興工

岐而太原岳陽而覃懷
衡漳皆先後次第興工

或鄰封一時并作

如九河既道則兗之雷
夏灘沮與冀之恒衛大

陸不妨分
曹并作

或決川之餘兼及畎澮

如呂梁既鑿遂及岐山淮
沂既又遂及蒙羽是也

距海之後久乃滌源

如治兗時河已從碣石入海治揚時江漢
已為三江入海而岷嶓積石之功乃在治

梁雍
時事

或為二州之界而臨事共協其力

如冀與雍豫兗共
是河禹在冀三州

協力治河徐兗共是濟禹在徐而兗協力治
濟徐揚共是淮禹在徐而揚協力治淮也

或歷數州之域而當

境各任其勞

如江漢歷梁荆揚三州之域而揚治三江荆治九江及
江沱潛漢梁治岷嶓及沱潛是各州之力不相貸也

上下相維彼此相應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故能
量功命日不愆于素八年而九州攸同十三載而

錫圭告成也

敷土已畢然後有導岍之行奠山川已畢然後有壺口之事

禹貢錐指卷第一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禹貢錐指卷第二

德清胡渭學

冀州

釋文冀居器反

傳曰堯所都也又曰此州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正義曰史傳皆云堯都平陽五子之歌云惟彼陶唐有此冀方是冀州堯所都也又曰兗州云濟河自東河以東也豫州云荆河自南河以南也雍州云西河自西河以西也明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是冀州之境也又曰九州之次以治為先後以水性下流當從下而泄故治水皆從下為始冀州帝都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兗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荆從荆而北次豫從豫而

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故在後也自兗已
下皆準地之形勢從下向高從東向西青徐揚三州
竝爲東偏雍高於豫豫高於青徐雍豫之水從青徐
而入海也梁高於荆荆高於揚梁荆之水從揚而入
海也兗在冀之東南冀兗二州之水各自東北入海
也冀州之水不經兗州以冀是帝都河爲大患故先
冀而次兗若使冀州之水東入兗州水無去處治之
無益雖是帝都不得先也蘇氏曰堯水河爲患最甚
江次之淮次之河行冀兗爲多而青徐其下流被害
尤甚堯都於冀故禹行自冀始次兗次青次徐四州
治而河患衰矣雍豫雖近河以下流旣治可以少緩
也故次揚次荆以治江淮江淮治而水患平故次豫
次梁次雍以治江河上流之餘患而雍最高故終焉
渭按堯都平陽今山西平陽府臨汾縣西南平陽故
城是也李巡注爾雅始解州名孔疏以爲所言未必
得其本其後晉志通典亦皆有說林少穎云九州命
名之意蓋出於一時之偶然不可必求其義傅同叔
云凡釋九州之名者皆因字生義云爾未必得古人
命名之實不足信也此真通人之見今一槩不錄以
其言盡屬傳會且非要義所關也

古書言唐堯所居者三一爲帝都漢志云河東本
唐堯所居應劭曰平陽堯都在平水之陽是也二

為始封之國一在太原晉陽縣漢志云故詩唐國
周成王滅唐封弟叔虞晉水所出是也一在中山
唐縣漢志云堯山在南應劭曰故堯國張晏曰堯
為唐侯國於此是也鄭康成詩譜云唐者帝堯舊
都今日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
皇甫謐帝王世紀云堯始封於唐今中山唐縣後
徙晉陽及為天子都平陽此皆在冀州之域故曰
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也濟陰定陶縣後漢郡國志
亦云古唐堯所居此則在兗州之域水經注永安
本嶽縣汾水自縣西歷唐城東瓚注漢書云堯所
都東去嶽十里按永安今霍州霍太山在其東揚

雄冀州牧箴雖有岳陽是都語然岳陽所該者廣
平陽亦在太岳之陽恐不止永安瓚說非是

閻百詩尚書古文疏證曰蔡傳堯初為唐侯後為
天子都陶故曰陶唐按堯為天子實先都吾晉陽
後遷於平陽從不聞有都陶之事真屬臆語即書
疏左氏杜注孔疏亦不確唯漢書臣瓚注堯初居
唐後居陶故曰陶唐師古曰瓚說非也許慎說文
解字云陶丘再成也在濟陰夏書曰東至陶丘陶
丘有堯城堯嘗居之後居於唐故堯號陶唐氏斯

得其解矣吾欲取以易蔡傳

渭按竹書帝堯九十年游居于
陶一百年帝陟于陶瓚說本此

冀州不言境界傳說為正馬鄭皆云時帝都之使

若廣大然孔疏非之曰夫既局以州名復何以見其廣大是妄說也晁以道云亦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說本馬鄭班固所謂非其本義與不得已者

或問冀州欲言其境界當云何曰若從爾雅曰兩河間則漏却南河未善也古者河北之地皆謂之河內自戰國魏始有河內河東之別而秦漢因之以置郡周禮所謂河內不止河內郡地也今即兼幽并言之亦無不可必欲書境界曰河內惟冀州

庶幾得之

史記正義云古帝王之都多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為河內河南為河外又云河從龍門南至華陰東至衛州東北入海曲繞冀州故言河內蓋自大河以北總謂之河內而非若今之但以懷州為河內也然經文簡奧可以互見

正不必爾也

舜肇十有二州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幽州

此馬融說也孔傳同

至夏而復合於冀與堯時同爾雅之九州

有冀幽而無并郭璞以為殷制兩河間曰冀州注云自東河至西河燕曰幽州注云自易水至北狄

蓋殷分夏冀州之東北以為幽而正北并州之地仍屬冀視虞之冀則大矣周禮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北曰并州與虞制同賈公彥疏云周之冀州小於禹貢以其北有幽并然不唯小於禹貢亦小於爾雅也

冀州為中土古軒轅陶唐有虞夏后殷人所都及

實沈臺駘孤竹之封皆在焉春秋時可考者晉古實

沈之虛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及周成王滅之以封弟叔虞為唐侯至于變改名曰晉魏霍冀黎書西伯戡黎即此今為黎城縣

揚邠或作荀賈沈如蓐黃帝封臺駘於汾川沈如蓐黃實守其祀潞赤狄邶鄘衛

始封在朝歌邢共凡原雍邗虞檀温中山鼓肥鮮虞薊北

燕韓無終山戎凡三十五國戰國時屬燕趙魏而

秦衛亦兼得其地秦并天下置三十六郡此為鉅

鹿邯鄲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河東上黨太原代

郡鴈門雲中三川北境漢武置十三州此為冀州領郡

國幽州領郡并州領郡後漢魏晉竝因之晉冀州領郡國十三幽州七并

州南北朝土地分裂增置漸多不可勝紀唐承隋

制州即是郡貞觀初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為十道

開元中又析為十五道此為河北道之汲郡衛鄴郡

相廣平洛鉅鹿邢信都冀趙郡趙常山鎮博陵定河間

瀛文安莫饒陽深上谷易范陽幽順義順歸化分順州置

德燕媯川媯漁陽薊密雲檀北平平柳城營等郡河東

道之河東蒲絳郡絳陝郡陝北平陽晉高平澤上黨潞

樂平儀陽城沁大寧隰文城慈西河汾太原并昌化石

鴈門代定襄忻安邊蔚馬邑朔雲中雲等郡又都畿

之河內郡懷關內道之單于大都護府按以上通

典所列信都當全屬兗鄴郡之內黃堯城臨河汲

郡之黎陽東境當分屬兗以今輿地言之山西太

原平陽汾州潞安大同五府澤遼沁三州河南則

敕六軒

懷慶衛輝彰德三府唯衛輝之胙城縣舊在大河之南當屬充直隸則順天永

平保定廣平順德五府及真定河間二府之西北

境當以漢時漳水故道為界水西屬冀水東屬充詳見後大名府濬縣之西境以宿胥故瀆為界西屬冀

東屬充又新置宣化府舊為萬全都司及故遼東都司之西境

以大遼水為界西屬冀東屬青其北則踰塞直抵陰山下西起東受降

城之北東訖于大遼水皆古冀州域也

冀西距河河自今塞外東受降城南而東至山西

大同府廢東勝州界折而南經平鹵衛及太原府

之河曲保德興縣汾州府之臨縣永寧寧鄉石樓

平陽府之永和大寧吉州鄉寧河津滎河臨晉蒲

州是為西河與雍分界

冀南亦距河河自蒲州過雷首山折而東經芮城

平陸垣曲及河南懷慶府之濟源孟縣温縣武陟

衛輝府之獲嘉新鄉汲縣是為南河與豫分界

冀東亦以河與充分界自周定王五年河徙之後

禹河故道堙廢而冀充之界難分今按漢志魏郡

鄴縣下云故大河在東句北入海故大河者即王

橫所云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者也河

自汲縣南東北流至黎陽縣西南出大伾上陽三

山之間大伾山一名黎陽山今在濬縣東南二里即曹讓所謂東山也枉人山一名善化山在縣西北二十五里俗名上陽三山即曹

讓所謂西山也蘇代謂之宿胥之口酈道元謂之宿胥故瀆

李垂謂之西河故瀆濬縣舊志云在縣西十里蓋

禹迹也河徙由縣東故稱此為西河自此而北歷蕩陰安陽鄴縣斥

丘東接內黃魏縣至列人斥章之境左會衡漳經所謂北過

降水也應劭曰斥章縣漳水出治北入河杜佑曰漳水橫流至肥鄉縣界入河斥章今曲周縣地肥鄉漢列人縣地蓋漳水由二縣境

注于河也河自此東北入海及定王時南徙則衡漳東出

循河故道而下至東光縣西與大河合王莽時河

益徙而南漳水遂專達於海故斥章以下水經通

謂之漳水東北歷平恩曲周鉅鹿經縣南宮堂陽

扶柳信都昌成西梁桃縣鄆縣下博樂鄉武強武

隧武邑東昌弓高阜城樂成建成平浮陽至章

武平舒入海蓋皆禹河之故道也而說經者皆以

王莽河為禹河謬矣大河故瀆一名北瀆王莽時空俗遂稱王莽河以今輿地言之

濬縣屬直隸大名府湯陰安陽臨漳並屬河南彰德府成安肥鄉曲周

並屬直隸廣平府平鄉廣宗鉅鹿並屬順德府南宮新河冀州並屬真定府

東鹿屬保定府深州衡水武邑武強並屬真定府阜城獻縣交

河滄州青縣靜海天津並屬河間府皆禹時冀東瀕河之

地中流與充分界王制謂之東河北播為九河其

經流爾雅謂之徒駭又同為逆河東至碣石入海

後世謂之勃海者也詳見導河

唐冀州治信都縣貝州治清河縣通典以冀入古

冀域貝入古兗域而又據泲水以畫界縣在水西

者為冀域縣在水東者為兗域今按漢志故漳河

在信都縣北東入海禹貢泲水亦入海此水自南

宮入經縣折而東北逕信都城東注于廣川之張
甲故瀆其後水復行北道絳瀆遂空因謂之枯澤
蓋漳水一時之徙流也詳見導河杜意謂禹河在此間
故以枯澤為降水以深州之陸澤當大陸是為北
過降水至于大陸云爾然枯澤實非禹迹而冀充
之分界以徒駭不以枯澤也杜承前謬抑又甚焉
漳水故徒駭也唐冀貝所領諸縣皆在漳東安得
有古冀地乎

冀東北與青分界處於古傳記無可考今按碣石
以西之渤海即禹時逆河也自天津衛直沽口與
充分界又北歷寶坻縣東南折而東歷豐潤灤州

樂亭盧龍昌黎縣南昌黎漢系縣碣石在其地渤
海之北岸皆冀域也自此以東則為大海東歷撫
寧縣東南又東歷山海關南又東歷遼東寧遠廣
寧等衛南是為漢遼西郡地又折而南歷海州衛

西南衛在故遼東都司城南一百二十里曰梁房口關大遼水於此入海

關在蓋州衛西北九十里海運舟由此入遼河水經注云大遼水出塞外衛白平

山亦言出磁石山東南入塞直遼東之望平縣西屈而西南

流逕襄平縣故城西襄平漢遼東郡治明為遼東都司郭下定遼中衛地又南逕遼

隧縣故城西又南小遼水注之水出玄菟高句麗縣之遼山又東南

逕房縣西左會白狼水水出右北平白狼縣又東逕安市縣西

南入于海漢志望平縣遼水出塞外南至安市入海行千二百五十里明一統志遼河自三萬衛西北入塞南流經鐵嶺瀋陽都

司之西境廣寧之東境又望平襄平遼隊房縣安市皆漢南至海州衛西南入海

遼東郡之屬縣而遼水逕其西是知遼西為冀域

遼東為青域而碣石以東梁房以西之海則二州

共之矣

冀之北界亦無可考約略言之當得陰山侯應曰

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是也昔戰

國時趙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竝陰山下至

高闕為塞師古曰高闕山名在朔方之北而置雲中鴈門代郡燕亦築

長城自造陽至襄平師古曰造陽地名在上谷界置上谷漁陽右北

平遼西遼東郡以距胡燕趙所築長城自雲中以

迄遼西延袤可三千里疑即堯時冀州之北界但

今之長城未必皆古跡其詳不可得聞耳北之西

頭當起東受降城唐景龍二年張仁愿築置振武軍元和志云在朔州北三百五十里本漢定襄郡之盛樂縣也

武德四年於此置雲州麟德三年置單于大都護府即舜所分并州之西界東頭當

抵醫巫閭山即舜所分幽州之東界山在故遼東

都司廣寧衛西五里衛東去都司城四百二十里職方氏幽州山鎮

曰醫巫閭是也明一統志云舜分冀州東北為幽

州即今廣寧以西之地分青東北為營州即今廣

寧以東之地秦以幽州為遼西郡營州為遼東郡

蓋仍燕之舊以大遼水為限也

柳城縣漢屬遼西郡隋置營州治焉唐因之地理

志營州柳城縣西北接奚北接契丹通典云東至

遼河四百八十里南至海二百六十里西至北平郡七百里北至契丹界五十里其地遠在今之塞外永平府舊志云柳城在昌黎縣西南六十里此蓋唐永泰元年所置柳城軍非古之柳城昌黎本金廣寧縣大定末更名亦非古之昌黎也水經注曰魏田疇引軍出盧龍塞塹山堙谷五百餘里逕白檀歷平岡登白狼望柳城見濡水又曰燕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南福地也使陽裕築龍城改柳城為龍城縣見大遼水此真古之柳城禹貢冀州東頭之北界當訖於此今乃謂在昌黎縣西南則冀之東北隅蹙地七八百里矣豈不謬哉

顧氏日知錄云古之天子常居冀州後人因以冀州為中國之號楚辭九歌覽冀州兮有餘淮南子女媧氏殺黑龍以濟冀州路史云中國總謂之冀州穀梁傳曰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渭按九歌云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淮南子云女媧氏殺黑龍以濟冀州又云正中冀州曰中土則號中國為冀州范甯注穀梁云鄭姬姓之國冀州近京師親近猶不能服則疏遠者可知楊士勛釋曰冀州者天下之中唐虞夏殷皆都焉是天子之常居故後王雖不都冀州亦得以冀州言之則號王畿為冀州義亦微別

冀兗共此徒駭八支皆在兗域而孔疏云冀州之水不經兗州常深以為疑及讀河渠書禹道河至于大伾以河行平地數為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忽憬然如夢初覺知降水大陸九河之區堯時尚未為河所經也孔義精絕蘇說更暢於孔或謂堯時青徐無河患青所治者濰淄及汶徐所治者淮沂及泗耳於河無涉余按漢武帝時河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是患及徐也成帝時河決東郡平原泛濫入濟南千乘是患又及青也當二渠未廝之日河自大伾以下行平地數為敗安知青徐之境不若後世之橫被其害乎執經文州界之所無以譏子瞻所謂夏蟲不可與語冰者也

鄭樵六經奧論曰洪範五行之序一曰水禹之治水自冀州始冀為帝都在北方屬水故冀在先冀州之水既治水生木木屬東方故次兗次青次徐皆東方也兗青徐之水既治水生火火屬南方故次揚次荆皆南方也荆揚之水既治火生土土屬中央故次豫豫居天下之中也豫州之水既治土生金金屬西方故終之以梁雍焉渭按禹治水之序不過先下而後高更無他義夾漈之說類陰陽五行家言以此說經將流為緯書之祇妄然其言

近理足以惑人故洪景盧亦載之隨筆子不可以
不辨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釋文壺音胡治如字岐其宜反

傳曰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
正義曰班固作漢書地理志據前漢郡縣言山川所
在志云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梁山在左馮翊夏
陽縣西北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然則壺口西
至梁山梁山西至岐山從東而向西言之也曾氏
曰呂不韋云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
溢逆流無有丘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
之孟門按地理志謂壺口在北屈之東南而酈道元

謂孟門在北屈之西南則壺口孟門之東山也龍門
在梁山北則梁山龍門之南山也以是言之其先河
出孟門之上橫流而出則知其東之壺口其南之梁
山其西之岐山皆墊於水矣禹於壺口之西闢孟門
而始事於壺口於梁山之北闢龍門而終事於梁山
而其餘功又及岐山焉蓋壺口梁岐一役也其施功
皆同時不可分言於二州故并言於冀也葉氏
曰詩言奕奕梁山維禹甸之則梁之施功為多而岐
則因梁以及之者也薛氏季宣曰傳稱禹鑿孟門儒
者多未之信夏書既載壺口不可誣也呂氏祖謙曰
壺口龍門之上口水之為患本於龍門狹隘故禹鑿

之以行水此用工之最大者渭按既者已事之辭載事也鄭康成云載之言事韋昭同壺口山在今山西平陽府吉州西南七十里梁山在今陝西西安府同州韓城縣西北九十里岐山在今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吉州漢北屈韓城則夏陽岐山則美陽也水患莫大於河孟門龍門乃河之上下口山石當路東流水泄不利故首闢之壺口事畢遂西治梁蓋自龍門治西河南至於華陰所謂決川距海也治梁之餘因而及岐蓋決渭之下流入於河兼治梁山之野使可耕作所謂濬畎澮距川也

先儒以既載連上冀州讀謂賦功屬役載於書籍

經實無此意且以既載連上讀則壺口二字不成辭當從蘇氏以既載壺口為句載本訓事林少穎引詩倣載南畝為例謂始有事於壺口愚按詩傳倣始載事以為始有事宜也此但言載無始義爾雅哉始也哉與載異顏師古以載為始非是當從鄭韋之訓事如請事斯語之事也

冀三面距河而不言治河蓋河非一處治非一時不可渾言故舉山與地以別之壺口梁山志龍門西河之治也岳陽志南河砥柱之治也覃懷志孟津洛汭之治也衡漳志東河之治也大陸志徒駭之治碣石志逆河之治也雖不言治河而河已無

不治聖經之書法其微而彰也如此

禹所治者水也而或舉山以表水唯壺口梁山志

西河雍之三危志黑水為決川距海之事岐岳及

徐之蒙羽梁之岷嶓蔡蒙雍之荆岐終南博物鳥

鼠則皆濬畎澮距川之事所謂滌源者也

尸子呂氏春秋淮南子皆言龍門未闢呂梁未鑿

河出孟門之上孟門山在今平陽府大寧縣西南

八十里吉州西六十里壺口之北黃河中流水經

注云河水南逕北屈縣故城西有孟門山即龍門

之上口也實為黃河之巨阨此石經始禹鑿河中

漱廣夾岸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墜復倚其

中水流交衝鼓若山騰濬波頽壘迄於下口元和

郡縣志云孟門山在慈州文城縣西南三十六里

今吉州西北六十
五里有文城廢縣俗名石槽今河中有山鑿中如槽東流

懸注七十餘尺渭按龍門之上口為孟門在今吉

州西直陝西延安府之宜川縣其下口即今河

津縣壺口山盡處近世亦謂之龍門者也西與韓

城之龍門相對上口至下口約一百六十餘里

孟門有二一在龍門山北三子言河出孟門之上

者是也一在太行山東左傳襄二十三年齊侯伐

晉取朝歌入孟門登太行史記吳起謂魏武侯曰

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戰國策作
右漳滏呂氏春秋曰通

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為險矣劉孝標廣絕交
論曰太行孟門豈云斬絕凡與太行連舉者皆非
吉州之孟門也杜預云孟門晉隘道而不言其處
所司馬貞注吳起列傳云劉氏按紂都朝歌則孟
門在其西今言左則東邊別有孟門也其注齊世
家則曰孟門在朝歌東蓋據起言以立說今其地
實無山以應之齊師自朝歌而西入亦不當反在
其東然則孟門者太行隘道之名疑即今輝縣之
白陘也樂史太平寰宇記云相州安陽縣有鯀隄
禹之父所築以捍孟門今謂三仞城淮南子曰夏鯀作
三仞之城諸侯皆
之蓋亦指朝歌西之孟門但不知從孟門來者為

何水須築隄以捍之若謂此孟門即龍門之上口
則築隄當在太原府瀕河之地安陽距西河千里
山脊隔斷何用為孟門築隄竊疑此隄為清淇蕩
洹諸水而設後人誤認兩孟門為一山遂附會其
說以為鯀所築以捍孟門耳

漢賈讓奏云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

孟門

辟伊闕析砥柱破碣石隋

火規反

斷天地之性林

少穎曰鑿者宜就狹處鑿而廣之未必如賈讓所
謂墮斷天地之性渭按性猶生也謂非人功所造
對上文城郭田廬冢墓而言山陵當水路則隋之
亦非謂本不通水者也生而狹者人功鑿之使廣

即是墮斷天地之性讓言未為過也

三子所稱呂梁山即禹貢之梁山也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公羊曰梁山河上山穀梁曰壅遏河三日不流水經河水南出龍門口注云昔大禹導河積石疏決梁山謂斯處也即經所謂龍門矣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鑿跡遺功尚存河水又南逕梁山原東山在夏陽縣西臨於河上渭按梁山之崩能壅河則俯瞰河流可知信為禹鑿之餘三子所稱呂梁即此山之別名矣酈道元以為在離石縣界其言曰善無水西流歷呂梁之山而為呂梁洪巨

石崇竦壁立千仞河流激盪震天動地昔呂梁未闢河出孟門之上蓋大禹所闢以通河也司馬彪曰呂梁在離石縣西今於縣西歷山尋河竝無遏咀至是乃為巨嶮即古呂梁矣在離石北以東可

二百餘里

按元和志唐初分離石縣地置孟門縣尋廢後復置定胡縣東至石州九十五里黃河去縣西二百步孟門關在縣西一百步蓋誤據司馬彪以此地為孟門遂置縣及關道元本言離石東北有呂梁未嘗謂離石之西有孟門也

閻百詩為

之辯曰道元言呂梁之水勢與龍門無異而以為在離石離石明之石州改名永寧州者必求其地以實之永寧州東北則今靜樂縣岢嵐州之地西去黃河約二百里無所謂河流也土人欲當以河曲縣西南二十五里天橋峽亦有禹鑿之跡天將

陰雨激浪如雷幾相似矣而無所謂千仞巨石又南去離石四百餘里皆與酈注不合當闕疑百詩言甚覈今大同府平鹵衛西亦有呂梁山近志以酈氏所言者當之則更在河曲之北去離石愈遠矣總由不知呂梁即龍門之南山而移其名於它處耳且使呂梁果在離石縣北則西南距孟門六七百里未鑿不足為其害三子先言龍門次言呂梁其為夏陽之梁山無疑也列子又有呂梁為孔子所觀者酈道元謂在呂縣泗水之上今徐州東南五十里呂梁山是也其下即古泗水金元以後為黃河所奪而泗殫為河禹河未嘗經此傳同叔

以此為禹鑿之呂梁謬極矣

王應麟困學紀聞曰治梁及岐若從古注則雍州山距冀州甚遠壺口大原不相涉晁以道用水經注以為呂梁狐岐讀此始知蔡傳說宗晁氏其言曰梁岐皆冀州山梁山呂梁山也在今石州離石縣東北爾雅云梁山晉望即冀州呂梁也又春秋梁山崩左氏穀梁皆以為晉山則亦指呂梁矣岐山在今汾州介休縣狐岐之山勝水所出東北流注於汾二山河水所經治之所以開河道也先儒以為雍州梁岐者非是渭按蔡氏所指呂梁在今永寧州東北本名骨脊山

一作穀積山在州東北百里與太原府交城縣接界俗稱為呂梁山去

河一百五十餘里狐岐在今孝義縣西一名薛頡

山與介休縣接界去河三百三十餘里安得謂河水所經而

治之以開河道乎且使二山果為此經之梁岐則

當在太原役中不得與壺口連舉矣晁說大謬爾

雅曰梁山晉望正謂夏陽之梁山夏陽故少梁秦

地也左傳文十年晉人伐秦取少梁梁山由是入

晉成五年梁山崩晉侯所以問伯宗而行降服徹

樂之禮下逮戰國少梁猶屬魏故梁山雖在雍域

而實為晉望蔡氏以為在冀州即離石之呂梁何

其考之不詳邪

或問尸子之言可信乎曰可信漢藝文志尸子二

十篇名佼晉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春

秋穀梁傳兩引尸子語後漢書宦者傳注曰尸子

晉人作書二十篇其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

蓋即龍門呂梁之說所自出也尸子晉人必親見

禹鑿之迹故以為言呂不韋相秦採入其書淮南

子亦載之此或古書成語非佼所造也朱子語錄

云龍門至今橫石斷流水自上而下其勢極可畏

向未經鑿治時龍門正道不甚泄故一派西滾入

關陝一派東滾往河東為患最甚此言深得尸子

之意蔡氏親承師說宜尊所聞而集傳既從曾氏

引呂不韋語又從晁氏謂呂梁在離石自相矛盾

明洪武中劉三吾等奉敕撰書傳會通亦仍謬而莫之正何其惜與

朱子語錄云今人說禹治水始於壺口鑿龍門某未敢深信方河水洶湧其勢迅激縱使鑿就龍門而下流水未分殺必且潰決四出蓋禹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于海又濬畎澮之水使各通于川只是先從低處下手故嘗謂禹治水當始于碣石九河此必朱子未定之論而傅同叔宗之又據孟子禹疏九河濬濟漯二語以為禹之治水實自兗始但就冀一州而言則龍門為咽喉之害故首及之凡為此論者總由不察洪水之狀如何而壺口梁山所以必當先治之故耳堯曰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孟子曰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余

此亦是堯語古文大禹謨作舜語 洚水者洪水也此水迫近都邑堯親見其狀故口能言之而心實懼之正尸子所謂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朱子所謂一派滾入關陝一派滾往河東者非泛言九州之水災也蓋凡水逆流皆謂之洪水而龍門

呂梁之河為害尤甚禹受命治水無急於此者此而能治則無水之不可治此而不能治則帝都將有其魚之患而又何暇救天下之昏墊哉無論冀

爲帝都在所當先即非帝都而滔天之勢若此亦安得舍冀而事充也明嘉靖中馬明衡撰尚書疑義其論禹貢一條云朱子謂禹貢記治水始於壺口龍門不敢深信蓋謂當自下流始自下流則當自碣石九河始此意固是余竊以爲自下流始者此治水之大勢然上流有壅遏之甚者則亦必先達之此治水之權宜也况冀州帝都所在呂梁河之所急安得不先治之凡後世觀古人之事只當見其大綱至於因時從宜則去古益遠不可執一論也斯言深得經意故備錄於此

宋儒以雍山不當入冀故梁岐有異論曾彥和云

壺口梁岐一役也不可分言於二州故并言於冀疑者可渙然釋矣愚嘗謂禹貢書法亦有變例非故爲變也事有所不同則例因之以變耳於冀得五焉凡山皆繫本州而雍之梁岐獨書於冀一也凡治水皆繫土田之上而恒衛旣從大陸旣作獨書於田賦之下二也其三則孔傳所云不說境界先賦後田不言貢篚皆殊於餘州者是已學者不知變例則膠柱而鼓瑟鑿舟以求劒烏可與言禹貢哉

冀州有三壺口一在吉州西南禹貢之壺口也一爲汾陰縣西南之平山平水所出亦名壺口山又

名姑射山酈道元謬以為尚書之壺口一在長治縣東南左傳哀四年齊國夏伐晉取壺口杜注潞縣東有壺口關潞縣即今潞城縣關以山為名此

二山皆非禹貢之壺口也

近志洪洞縣西南亦有壺口山一名蜀山而傳記無之此土俗所稱

故不數雍州有二梁山一在韓城縣西北詩所云奕奕

梁山者禹貢之梁山也一在乾州西北西南接岐

山縣界即孟子所云太王居邠踰梁山者非禹貢

之梁山也

元和志誤以此山為治梁之梁

壺口山漢志在北屈縣東南括地志云在吉昌縣

西南五十里吉昌今吉州也後魏延興四年於此

置定陽郡及縣元和志云北屈故縣在定陽郡北

二十里正今州直北之地山當在其西南漢志云

東南誤也梁山漢志在夏陽縣西北而諸志所言

皆不同蓋是山綿亘百里自今邠陽縣西北抵韓

城縣西北之麻線嶺皆梁山也然向南則益西而

去河愈遠唯韓城西北之山首枕西河北連龍門

當以是為禹鑿之跡耳

治梁所以終壺口之事除河患也其遂及岐者何

蓋呂梁既鑿則河由地中行而西河左右無洪水

之患矣然地上之積潦未經疏洩不可以耕作故

并治之禹曰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梁岐

之間其第一功也然太原岳陽密邇帝都禹不急

治而顧先此者何蓋治梁已畢若身遽渡河而東則東方之事正多不能速還治雍當在數年之後而梁岐之間其於帝都事勢當日必有甚切而不容緩者故治梁之餘乘便施功及岐而止數千載以下神禹之經營猶髣髴見之也

詩大雅奕奕梁山維禹甸之傳曰甸治也禹治梁山除水災箋曰梁山之野堯時俱遭洪水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貢賦於天子渭按此言正可以發明治梁及岐之故蓋洪水方割自孟門大溢而西入鄜延之境朱子語錄云長安山生過鄜延然長安却低鄜延是山尾却高則梁岐之間

卑於鄜延可知水入鄜延必由此汜濫而南注于渭勢若建瓴平田皆為巨浸及洪水既除之後梁山之野始可以甸治故禹先決渭之下流以入河而尋濬畎澮之水以入渭使嚮之巨浸復為平田則耕作興而貢賦之法有所施矣禹所以獨致力於此者蓋渭南迫近南山岐西漸偪汧隴地皆高印洪水所不及其受患者唯是鄜延之南渭水之北梁西岐東數百里之地朱子所云一派西滾入關陝者耳呂梁既鑿舍此其曷先邪

洪水初平艱食未奏冀田僅第五等而梁岐之間去帝都最近田既膏腴轉輸又便故禹汲汲於此

地昔秦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
役蓋由渭沂河由河入汾絳與平陽均此一路禹
甸梁山之野通渭水之漕其為帝都艱食計也切
矣及岐而止者蓋岐西地高印洪水不為災而東
方事急亦無暇西略故也
或問治梁及岐果為岐東渭北之地則涇屬渭汭
漆沮既從荆岐既旅雍州又歷歷言之不亦贅乎
曰梁岐之間略為疏濬其功未畢故必待涇漆沮
皆治而後旅荆岐以告平此最後治雍之事非冀
州經始之事也又何贅焉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釋文岳
又作嶽

傳曰高平曰太原今以為郡名岳太岳在太原西南
山南曰陽正義曰太原原之大者漢書以為郡名即
晉陽縣是也釋地云廣平曰原高平曰陸孔以太原
地高故言高平也下文導山云壺口雷首至于太岳
知此岳即太岳也地理志河東彘縣有霍太山周禮
職方氏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即此太岳是也曾氏曰
太原汾水之所出岳陽汾水之所經既修太原至于
岳陽道汾水故也葉氏曰傳言禹能修鯀之功則鯀
功不皆廢也蓋有因而修之者焉鯀惟知治太原而
不知道壺口以及梁岐此功所以不成故禹必先事
壺口梁岐而後修鯀之舊迹自太原以至岳陽也朱

氏鶴齡

曰今河北多有鯀隄太原岳陽帝都所在鯀

必極意崇防禹因其舊而修之成先績也然不以此

為始事者蓋必河道通而汾水之來始有可受禹急

於河之大鯀急於汾之小此成功所以殊耳渭按晉

陽今太原縣屬山西太原府嵐縣今霍州屬平陽府

太岳在州東三十里詳見導山岳陽凡太岳山南皆

是其地當直抵南河賈讓言禹析底柱則南河亦施

功之處知必在治岳陽時矣曰至于者所以聯絡其

兩頭見中間相去之遠也

高平曰原廣平曰陸釋地正相反傳改言高平為

是然不當連太字疏云太原原之大者則太字別

是一義斯為無病矣鯀徒事太原而不知鑿龍門

所以無功然壺口梁山之役非神禹何從措手鯀

即欲為禹所為亦終不能耳

水經注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山海經曰管涔

西流注于河十三州志曰出武州之燕京山亦管涔之異名也按今靜樂

縣在太原府西北二百二十里本漢汾陽縣地理志汾陽北山汾水所

出西南至汾陰入河過郡二行千三百四十里管涔山一名燕京山淮南

子汾出燕京是也隋志靜樂縣有管涔山元和志云在縣北一百三十里

南流與東西温谿合水出右又南逕汾陽縣故城東

漢立屯農積粟在斯謂之羊腸倉山有羊腸坂在晉陽西北石磴縈委若

羊腸焉按汾陽故城在今陽曲縣西北元和志羊腸山在交城縣東南五

十三里又南與酸水合水出少陽之又南出山東南流洛

陰水注之水出新興郡西南流逕又南逕陽曲城西元和志

城在太原縣東北四十五里又東南逕晉陽縣東晉水從縣東南流

城在太原縣東北四十五里

注之

太原郡治晉陽城尚書所謂既修太原者也大而高平者謂之太原

南昔智伯過晉水以灌晉陽其川上源後人踵其遺蹟蓄以為沼洛西有

唐叔虞祠晉水又東過其縣南分為二派北瀆即智氏故渠乘高東北注

入晉陽城以周圍溉東南出城注於汾水也其南瀆於石塘之下伏流逕

舊谿東南出逕晉陽城南又東南入于汾漢志龍山在晉陽縣西北晉水

所出東入汾元和志懸甕山一名龍山在晉陽縣西南十二里晉水初泉

出處砌石為塘自塘東分為三派其北一派名智伯渠東北流入州城中

出城入汾水其次派東流逕晉澤南又東入汾此即酈元所言分為二派

者也其南派隋開皇四年開東南流入汾水汾水北自陽曲縣界流入經

縣東

又南逕梗陽縣故城東

晉陽縣南六十里榆次界有梗陽

城元和志云在清源縣南一百二

里

又南洞渦水從東來注之

洞渦水出沾縣北山西流過榆

次縣南又西至晉陽縣南西入

汾水於縣左迤為鄔澤廣雅曰

水自汾出為汾波陂南接鄔地

下口者也

又南逕大陵縣東

理志曰九澤在北并州數也呂氏春秋謂之大陸又名溫渙之澤俗謂之

鄔城按周禮并州澤數曰昭餘祁即班固所稱九澤也今名鄔城泊元和

志云在介休縣東北二十六里

又南逕平陶縣東文水從西

大陵故城在文水縣北十三里

來注之

水出大陵縣西山文谷東到其縣屈南到平陶縣東北東入于

汾元和志文水縣本漢大陵縣地汾水經縣東十五里文水在

縣西漢平陶縣城在縣西南

二十五里後魏改為平遙

又南與石桐水合

即縣水也出介

又西南逕介休縣故城西又南逕冠雀津

在介休縣

之雀鼠谷元和志雀鼠谷在介休縣西十二里汾水在縣北

十二里靈石縣本介休地汾河在縣北十步深一丈闊三丈

又南入河

東界逕永安縣西

故城縣也周厲王流于彘

即此漢順帝改曰永安

又東與彘水

合

水出東北太岳山禹貢所謂岳陽也即

霍太山矣今在趙城縣東北四十五里

又南逕霍城東

故霍國

縣今為霍州元和志霍山在霍邑縣東

五十里元地理志霍州有霍山為中鎮

又南霍水入焉

水出霍太

趙城南又

又南逕揚縣西

應劭曰故揚侯國今洪洞縣東南有揚

縣故城周語史伯曰西有霍揚是也

又南逕

白馬城西

今平陽

又南逕平陽縣故城東

城在今臨汾縣

又南與平水合

水出平陽西壺口山東逕狐谷亭

又南逕襄

陵縣故城西

晉大夫卻犇之邑也城在今

縣東南汾水在縣東一里

又南逕臨汾縣

漱六軒

馬首佳旨卷第二

三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東天井水出東陘山西逕堯城南又西南入汾又屈從縣南西流逕絳縣故城

北晉新田漢置絳縣其故城在今曲沃縣南又西逕虎祁宮北官地背汾面澮西則兩川之交會也今絳州南

有虎祁宮又西逕魏正平郡南今絳州本漢臨汾縣後魏改曰正平并置郡又西逕王

橋澮水入焉水出絳縣東澮山西過其縣南又西南過虎祁宮南又西至王橋注于汾水又西與古

水合水出臨汾縣故城西西南入汾又西南逕長修縣故城南有修水出縣南西南

流入又西逕清原城北晉侯蒐清原作三軍處又逕冀亭南昔曰季野見卻缺構即此處杜預曰平陽皮氏縣東北有冀亭

今蒲坂北亭也其水西南注于汾又逕稷山北山下有稷亭春秋宣公十五年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是也又

西逕鄧丘北故漢氏之方澤又西逕耿鄉城北故殷都也帝祖乙毀故書序曰祖乙圮于耿

又西逕皮氏縣南漢河東太守番係穿渠引汾水以溉皮氏縣故渠尚存按今河津縣西二里有皮氏故城

又西至汾陰縣北西注于河水南有長阜背汾帶河長四五里廣

輿地言之靜樂陽曲太原清源交城文水祁縣並屬

山兩太原府平遙汾陽介休孝義並屬汾州府靈石汾西霍州趙

城洪洞臨汾襄陵太平絳州曲沃稷山河津滎河

並屬平陽府諸州縣界中皆汾水之所經也

周禮冀州浸曰汾詩魏風曰彼汾沮洳宰孔言晉

有汾河涑澮以為淵韓獻子言新田有汾澮以流

其惡此四水者晉之望也涑水合洮水互受通稱

故亦名洮水經注涑水出河東聞喜縣東山黍葭谷至周陽與洮水合水東出清野山西流合涑水又西逕董澤陂又西逕桐

鄉城北又西南逕左邑縣故城南故曲沃也又西逕王官城北又西南逕安邑縣西禹都也又西逕猗氏縣故城北又西逕郇城郇瑕氏之墟也又

西南逕解縣故城南又西南逕瑕城又西南逕張陽城東又西南屬于陂
陂分為二城南面兩陂左右澤渚東陂世謂之晉興澤西陂即張澤也西
北去蒲坂十五里左傳子產曰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

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
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然則汾洮之待治
自古有然朱長孺云智伯謂汾水可浸平陽宋取
北漢亦壅汾水灌太原是汾水為河東害甚大禹
治之自不容緩豈獨以帝都所在哉渭按川宜宣
澤宜障此一定之理鯀欲繼臺駘之業而以治澤
者治川以害人者救人能無敗乎

太原在平陽東北左傳臺駘能業其官以處太原
即經所謂太原矣亦謂之大鹵春秋昭公元年晉

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三傳皆作太原穀梁云中
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又謂之大夏左傳遷實沈
于大夏史記禹鑿龍門通大夏齊桓公西伐大夏
是也又謂之夏虛左傳命唐叔以唐誥而封于夏
虛是也又謂之晉陽春秋定公十三年晉趙鞅入
于晉陽以叛是也蓋皆太原之異名周時迫近戎
狄故祝佗言成王封唐叔于夏虛疆以戎索籍談
言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景王言唐叔受分器以
處參虛匡有戎狄杜預曰太原近戎而寒不與中
國同其地蓋華戎錯居故穀梁有夷狄曰大鹵之
說

詩小雅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周語宣王既喪南國
之師乃料民于太原後漢書西羌傳穆王西征犬
戎獲其五王遂遷戎于太原又云夷王命虢公率
六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獲馬千匹又云宣王
二十七年遣兵伐太原戎不克本竹書紀年諸所稱太原
或以爲即禹貢之太原日知錄曰薄伐玁狁至于
太原毛鄭皆不詳其地其以爲今太原陽曲縣者
始於朱子呂氏讀詩記嚴氏詩緝並云而愚未敢信也古之言太原
者多矣若此詩則必先求涇陽所在而後太原可
得而明也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有涇陽縣开頭山
在西禹貢涇水所出後漢書靈帝紀段熲破先零

羌於涇陽注涇陽屬安定郡在原州郡縣志原州
平涼縣本漢涇陽縣地今縣西四十里涇陽故城
是也然則太原當即今之平涼而後魏立爲原州
亦是取古太原之名爾計周人之禦玁狁必在涇
原之間若晉陽之太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
百里豈有寇從西來兵乃東出者乎故曰天子命
我城彼朔方而國語宣王料民于太原亦以其地
近邊而爲禦戎之備必不料之於晉國也若書禹
貢既修太原至于岳陽春秋晉荀吳帥師敗狄于
太原及子產對叔向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則
是今之晉陽而豈可以晉之太原爲周之太原乎

司馬相如上林賦布濩閎澤延蔓太原阮籍東平賦
長風振厲蕭條太原高平曰原蓋古人之通稱也 渭按漢安定

郡治高平縣後廢元魏改置曰平高唐為原州治

廣德元年沒吐蕃節度使馬璘表置行原州於靈

臺縣之百里城貞元十九年徙治平涼縣西去故

州一百六十里故州即元開城縣今固原州也廢縣在州

西南四十里 小爾雅云高平謂之太原則太原當在州界

非平涼縣縣乃古涇陽在固原之東獫狁侵及涇

陽而薄伐之以至于太原蓋自平涼逐之出塞至

固原而止不窮追也

岳陽就附近山南者言之則為今岳陽趙城二縣

岳陽漢隋氏縣趙城漢縣地並屬河東郡霍山在岳陽縣西北趙城縣東北 蔡氏主岳陽一縣固

非然經之所指亦不止此二縣揚雄冀州牧箴曰

岳陽是都則堯都平陽亦岳陽也且如華山之陽

附近者為商州而山南之地非商州所可盡衡山

之陽附近者為衡陽縣而荆之南界非此縣所可

盡至若岷山之陽更不知其所屆安得專指灌縣

為岷陽哉夫岳陽亦猶是也直抵南河又何疑焉

閻百詩曰後至于太岳專指山言此至于岳陽陽字所包者廣蓋既修太原二句直舉一千餘里用功而言也

或問下文云至于衡漳衡漳者水也岳陽果包有

南河曷不云至于南河乎曰自華陰而砥柱而孟

津而洛汭而大伾皆南河也言南河則混而無別

侵及覃懷矣然則書至于砥柱不亦可乎曰砥柱

者河中之山也言岳陽則底柱之功見言底柱則太岳之功不見故不言底柱而言岳陽也

復齋集義曰他所舉山川皆先地後績者觀成功而言也壺口梁岐太原皆先績後地者本用功之始而言也邵氏簡端錄曰載治及修至于皆言施功也諸州言成功例諸此底績至于皆言成功也諸州言成功例諸此渭按篇末云告厥成功則九州所敘似皆以成功言之諸水土之功率繫山川地名之下而此載治修獨繫其上故以為施功之辭然皆冠之以既則亦是成功矣惟豫州導荷澤被孟豬實施功之辭立文偶爾異同不可強生義

西例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釋文覃徒南反底之履反衡如字漳音章渭按漢書作章

傳曰覃懷近河地名漳水橫流入河從覃懷致功至

橫漳正義曰地理志河內郡有懷縣在河之北蓋覃

懷二字共為一地故云近河地名衡即古橫字漳水

橫流入河故云橫漳漳在懷北五百餘里地理志清

漳水出上黨沾縣濁漳水出長子縣東至鄴縣入清

漳曾氏曰覃懷平地也當在孟津之東太行之西懷

襄之時平地致功為難故曰底績河自大伾折而北

流漳水東流注之地形南北為從東西為橫河北流

而漳東流則河從而漳橫矣夏氏撰曰冀州三面距

河河為大患故禹所治自壺口至衡漳皆所以治河之害與夫別流之入於河也金氏履祥曰大行為河北脊脊上諸州並山險唯太行之南懷州瀕河之地平夷廣衍田皆腴美俗稱小江南即古覃懷也渭按懷縣故城在今河南懷慶府武陟縣西衡漳一名降水其入河在今直隸廣平府肥鄉曲周二縣界經所謂北過降水者也詳見導河覃懷底績則孟津洛汭之河治矣至于衡漳則自大伾引河北載之高地與降水會衡漳治而中間大小諸水亦無不治矣禹治冀至此太原衡漳之南南河之北西河之東東河之西水土悉平可以則壤而成賦矣

河內西阻王屋諸山其北又有太行蔽之與河東隔絕孟門之洪水及太原岳陽而止不能東溢為災故其役可以差緩

水經注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

漢志云出鹿谷山淮南子

云出發苞山後魏志云出廉山蓋皆發鳩之異名也

東過其縣南

今山西潞安府長子縣西有長子故城

又東

逕屯留縣南屈逕其城東絳水注之

屯留本春秋晉純留邑漢置屯留縣其故

城在今縣東南十三里屯讀曰純

又東逕壺關縣北

今長治縣東南有壺關故城

又東北

逕潞縣北

關駟曰有潞水為冀州浸即漳水也故世人亦謂濁漳為潞水今潞城縣西有潞縣故城

又東逕武

安縣南

今彰德府武安縣西南有武安故城

清漳水自涉縣東南來注之

謂之交漳口

清漳水出上黨沾縣西北少山大

又東出山逕

鄴縣西又東逕三戶津

孟康曰三戶津在鄴西四十里今臨漳縣西有鄴縣故城

又東逕

武城南

司馬彪曰鄴縣有武城

又東逕梁期城南

地理風俗記曰鄴北五十里有梁期城故縣也

又東逕平陽城北

司馬彪曰鄴有平陽城

又東逕斥丘縣北

裴縣南

今成安縣西有斥丘故城春秋晉乾侯邑裴音非應劭曰列人縣西南六十里有即裴城故縣也

又東北

逕列人縣故城南

城在今肥鄉縣北

又東逕肥鄉縣故城北

城在今縣西二十二里

又東北逕斥漳縣南

今曲周縣東有斥漳故城

尚書所謂覃

懷底績至于衡漳者也渭按漢志鄴縣東有故大

河北入海又廣平斥漳縣注應劭曰漳水出治北

入河通典云衡漳入河在肥鄉縣界蓋河由鄴東

而北漳從鄴北橫流至肥鄉斥漳二縣界入河故

酈氏以為禹貢之衡漳也以今輿地言之濁漳水

出山西長子縣發鳩山

縣在潞安府西少南五十里

東流經長治縣

西又東北經屯留潞城襄垣黎城平順又東經河

南林縣至涉縣東南清漳水注之清漳出山西樂

平縣沾嶺

縣在太原府平定州東南五十里縣西南有沾縣故城

南流經和順遼州

黎城又東經河南林縣至涉縣與濁漳合流東經

安陽

彰德府治

臨漳

在府東北八十里

又東北經直隸成安縣

在廣平府西南

六十里

入肥鄉曲周二縣界

肥鄉在府東南四十里曲周在府東北四十里

禹貢之漳

降盡於此矣水經注所敘自平恩以下曰漳曰絳

皆後起之名非禹貢之漳降也

蔡傳按桑欽云二漳異源而下流相合同歸于海

唐人亦言漳水能獨達于海請以為瀆而不云入

河者蓋禹導河自降水大陸至碣石東北入海周

定王五年河徙矜礫則漸遷而東漢初漳猶入河
 其後河徙日東而取漳水益遠至欽時河自大伾
 以下已非故道而漳自入海矣故欽與唐人所言
 者如此說本夏氏渭按水經或以為漢桑欽作欽成帝時
 人河自大伾以下非故道即自周定王五年始豈
 待漢成帝時哉且阜城以下之漳水欽時猶為大
 河之經流漳未嘗自入海也河徙矜礫乃無稽之
 妄談辨見導河歷代徙流下

衡漳者河北之利害也昔戰國時魏西門豹史起
 先後為鄴令皆引漳水溉田以富河內烏鹵化為
 稻梁後漢元初二年復修故渠以溉田建安中曹

公平鄴又竭漳水迴流東注號天井堰里中作十
 二澄澄相去三百步令互相灌注一源分為十二
 流皆懸水門水所溉之處名曰晏澤陂故左思魏
 都賦云澄流十二同源異口也東魏天平中決漳
 水為萬金渠亦曰天平渠在安陽之西北臨漳之西南唐咸亨三年

又引為金鳳菊花諸渠以溉鄴南至德後遂廢宋
 天聖四年王公上言今相魏磁洺之田並傷去聲漳水

者斥鹵不可耕請募民復十二渠渠復則水分無
 奔決之患可以富數郡之民詔河北漕司規度而
 議者謂漳水岸高難開導渾濁不可溉田公又奏
 渠田起於戰國前載但言灌溉之饒不言疏導之

法唯相州圖經載天井堰魏武所作分十二塏相距三百步互相灌注可見疏導之法必就高阜鑿岸為渠截流為堰然後行水數里方至平田凡渠開二十四丈則作堰之功可損其半日役萬人五十日而罷若采岷山之石岷山即大取礮陽之木礮陽在林相州有利給利成之鐵成鐵治用鄭白渠之法扼中流以作堰下流大渠分置斗門餘水東入於御河或水盛溢則下流閉渠以防奔注復三百年之廢迹溉數萬頃之良田雖勞不可已也議卒不行後公為河北轉運使導相衛邢趙天平晏陂諸渠溉田至數萬頃由是觀之漳水之為利也大矣然冬官不

修溝逆地防水屬

注音不理孫

音遜則亦有害曹操慕

容垂郭子儀之攻鄴皆引漳水以灌其城此雖出於人為亦以水勢乘高而下能沈平地故也明正

德十五年漳自安陽決而南又東入衛袤百餘里廣四十里土田悉成汙萊其為害不亦大乎禹治河之餘汜濫雖除而田間積潦不可不疏洩况漳

南河北五百里間有沅水

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流至河內温縣入河沁水

黨望縣謁戾山南流

清水

出河內修武縣黑山東流至朝歌縣合淇水

淇水

出河內隆慮縣沮如山東

流合清水至魏郡內黃

蕩水

出河內蕩陰縣西蕩音湯

洹水

出上黨長子縣洹山洹音桓蕩洹二水皆

東流至內黃

諸川左右翼帶禹時並注于河亦猶河

汾之間包有涑澮等水無論大小皆當盡力此濬

畎澮距川之事所謂滌源者也

朱子言禹治水從低處下手使先鑿龍門而下流水未分殺必且潰決四出故以為自九河碣石始愚謂懷襄之世河從大伾以東早已潰決四出太史公云行平地數為敗是也不待鑿龍門而始然且龍門未鑿水由地上汜濫而南亦終入於河河中之水不加少龍門既鑿水由地中行復其故道亦只是此水河中之水不加多鑿與不鑿其利害皆在冀於充青徐無損益也唯是覃懷底績之後引河北載之高地河東河內大小諸水悉歸於東河崩騰北注向之青徐分受其患者至此充獨當

之勢甚危急

此時充受惠獨深故賦法與他州異至十有三載而後同

而恒衛大陸亦瀰

漫難治非先疏九河不可故經書二役於田賦之下以見其從其作在九河既道之後不與覃懷之役相連此化工之筆非史臣所能與也

歛土惟白壤

釋文壤若丈反

傳曰無塊曰壤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正義曰此土色白而壤雍州色黃而壤豫州直言壤不言其色蓋州內之土不純一色故不得言色也曾氏曰冀州之土豈皆白壤云然者土會之法從其多者論也夏氏曰周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

則夫教民樹藝與因地制貢固不可不先於辨土也
辨土之宜有二白黑之類辨其色也壤墳之類辨其
性也蓋草人糞種之法駢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
麋渴澤用鹿糞治田疇各因色性而知其所當用禹
之辨土所以必致意於此也東陽陳氏大猷曰白言
色壤言質水患退而後土性復色質辨始可興地利
定賦法也渭按夏氏引渴澤用鹿不如引墳墟用豕
於經為切

疏云鄭注周禮十有二壤曰壤亦土也變文耳以
萬物自生焉則言土以人所耕而樹藝焉則言壤
壤和緩之貌按此經上文言十有二土即分野十

二邦上繫十二次保章氏所謂以星土辨九州之
地者故云壤亦土也變文耳然則九州之土皆可
謂之壤與冀豫雍之壤對墳墳塗泥墟黎而言者
有別唯咸則三壤乃通九州言之壤亦土也與十
有二壤正同也

說文壤軟土也釋文馬融云壤天性和美也劉熙
釋名壤灑也肥濡意也顏師古注漢志曰柔土曰
壤皆與傳意合若鄭所云和緩則由人功所致凡
土皆然非州別之質性疏不當取以為義

周禮草人職曰凡糞種駢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
用麋渴澤用鹿鹹渴用豕呼九反勃壤用狐墳墟用

豕彊藥用蕒

彊其兩反 藥乎覽反

輕爨用犬

爨呼照反 又婦堯反

注云凡所

以糞種者謂煮取汁也赤緹線色也渴澤故水處

也渴鹵也貍貍也勃壤粉解也

解胡買反下同

埴壚黏疏者

彊藥彊堅者輕爨輕脆者鄭司農云埴壤多蚩鼠

也玄謂埴壤潤解疏云禹貢白壤之屬九等與此

駢剛之屬九等不同者以禹貢是九州大判各為

一等此九等無妨一州並有其類故不同也渭按

草人所言色質略具張華博物志云五土所宜黃

白宜種禾黑埴宜種黍蒼赤宜菽芋則但言其色

而質不詳職方氏云揚荆宜稻豫并宜五種

黍稷菽麥稻

青宜稻麥充宜四種

黍稷稻麥

雍冀宜黍稷幽宜三種

黍稷

則但言九州之所宜而色質皆不著總不如

草人之備而草人又不如禹貢之精詳也

厥賦惟上上錯

釋文錯 倉各反

傳曰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上第一錯雜雜出

第二之賦又曰此州先賦後田殊於餘州不言貢篚

亦差於餘州正義曰往者洪水為災民皆墊溺九州

賦稅蓋亦不行水災既除土復本性以作貢賦之差

故云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也因九州差為九等

上上是第一上上之下即次上中故云雜出第二之

賦孟子稱稅什一為正輕之於堯舜為大貊小貊重

之於堯舜為大桀小桀則此時亦什一稅俱什一而

得為九等差者人功有強弱收穫有多少此州以上
上為正而雜為次等言出上上時多而上中時少也
多者為正少者為雜故云第一此州言上上錯者少
在正下故先言上上而後言錯豫州言錯上中者少
在正上故先言錯而後言上中揚州云下上上錯不
言錯下上者以本設九等分三品為之中下下上本
是異品故變文言下上上錯也梁州云下中三錯者
梁州之賦凡有三等其出下中時多故以下中為正
上上下下可知也九等所較無多諸州相準為等級
耳此計大率所得非上科定也然一升一降不可常

同冀州自出第二與豫州同時則無第一之賦豫州
與冀州第一同時則無第二之賦或容如此事不可
恒也林氏曰九州之賦計其歲入之總數而多寡相
較有此九等冀最多故為上上充最少故為下下餘
州率皆如此非取民之時有九等之輕重也又曰冀
州之賦獨先於田者蓋王畿千里之地天子所自治
并與園廛漆林之類而征之如周官載師之所任非
盡出於田也故以賦屬於厥土之下而餘州皆田之
賦也故先田後賦所以異於畿內也

龍子曰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
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

則必取盈焉此貢之所以為不善也愚謂貢異於助唯無公田耳其取民之制雖云於一夫受田五十畝之中稅其五畝之所收然亦每歲各視其豐凶以為所入之多寡與助法無異非上之人科定此五畝者出穀若干斗斛以為常也藉令樂歲不多取凶年必取盈賦何以有上下錯乎然則龍子之言非與曰龍子蓋有為言之也夏元肅曰戰國諸侯重斂培克立定法以取民不能因豐凶而損益且託貢法以文過故孟子有激而云其所謂不善者特救戰國之失耳禹法實不然也柯山此解甚妙蓋自魯宣公稅畝以後諸侯廢公田而行貢

法取民數倍於古樂歲猶可勉供凶年則不勝其誅求之苦而皆藉口於夏后氏以文其貪暴龍子所以痛心疾首而為是言孟子方勸滕君行助以革當時之弊意在伸助不得不抑貢故舉龍子之言以相形而未暇深求其義理其實龍子所謂莫不善者乃戰國諸侯之貢法非夏后氏之貢法也或問禹之取民果如助法因豐凶以為多寡則九州之賦何以有定等曰此有其說也消息盈虛天行自然之理州境廣大一歲之中豐凶並見荒於東則稔於西贏於高則誦於下彼此乘除相去不遠故分而言之則民之所供於上者參差不齊此

國不同於彼國此鄉不同於彼鄉合而計之則上
之所得於民者自有定數此州常多於彼州彼州
常少於此州雖或有升降之時而要以多者為正
少者為雜此其所以有定等也苟曰五畝之稅歲
有常科不問其豐凶則真有如孟子所云凶年必
取盈使民稱貸而益之者矣曾謂堯舜在上大禹
成賦而有如是之敝法乎哉

錯等之義二孔闕如林氏主豐凶立說蔡傳以為
豐凶則九州皆然何獨於冀梁豫揚言之蓋地力
有上下年分不同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故賦
之等第亦有上下年分然地力上下年分亦非獨

四州為然也傅氏云錯之為言非雜也差也九州
之賦州內可均齊者則無差等之例如其不可均
齊則大槩幾何而或升或降亦任土隨宜可也若
此則取民之時有輕重而九等非計歲入之總數
矣以理揆之林說近是然其言曰水旱必有所蠲
以利民故其所入之總數自有增損夫謂損由於
蠲可也而增豈加賦所致乎且禹之立法豐凶元
與民共之未嘗有待於蠲也錯等或有或無誠不
可曉竊謂禹貢所言唯據各州定賦之後錫圭告
成之前十餘年間歲入之常數而第為九等又據
四州十餘年間豐凶增損不齊之數而名之曰錯

有則書無則闕非以是為將來之定式而餘州永無雜出之賦也不然天道有盈虧地力有遺盡人功有勤惰語其極致則錯而上下相去有不止於一等者禹安能以目前之所驗而懸定數十百年之升降哉諸家所說皆未允當愚推測及此自謂千慮之一得云

疏云冀出第二時無第一豫出第一時無第二是二州不相易等也或言如此則九等有闕奈何曰就冀豫觀之謂二州互易其等亦可通知不然者以雍揚充驗之也使雍與揚相易則雍當書下錯梁與揚充相易則揚當書三錯充當書上錯矣而

經文無之故知二州不相易等也然二州同年雜出而互易其等亦理之所有孔預知之故曰或容如此事不可恒大抵錯等之賦隨時升降即令餘州備言亦不足以窮其變此四錯者猶之發凡起例倣是以類推則無不可見耳

劉原父說此經云聖人預為推移通變之權而通行於萬世於是舉其輕重之尤者四州而為錯法焉朱子亦云歲有豐凶不能皆如其常故有錯法以通之愚謂錯等之賦不期然而然禹未嘗預立為此法凡言錯法者非是若夫推移通變之權則五畝之稅視豐凶以為多寡歲歲如此不獨在錯

等之年也

禹貢之所謂賦鄭注孔疏皆主穀稅而軍賦不與焉蘇氏始云賦田所出粟米兵車之類而蔡傳取之蓋以周時軍旅之征亦謂之賦周禮大司馬注曰賦給軍用者也小司徒注曰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論語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孔安國注云兵賦也左傳曰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又曰悉索敝賦又曰韓賦七邑又曰魯賦八百乘邾賦六百乘又曰鄆無賦於司馬其所謂賦皆軍賦也故蔡以蘇說為長而其實不然按周以前無謂兵為賦者左傳云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此即司馬法一成

之賦也

詩正義云成方十里容有五百人其出兵夫則衆不盡行故一車士卒唯七十五人少康盡舉大衆故與出賦異也

而稱

衆不稱賦則唐虞更可知矣王耕野云九州田賦止是米穀非必兵車此言得之然蘇說亦非獨創仍出於鄭鄭注詩韓奕云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貢賦於天子與禹貢注所言治田出穀者合及注信南山則又曰禹治而丘甸之六十四井為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為賦法夫禹甸之義一也何以梁山為治田而南山為兵賦是鄭自言之而自破之也紛紛諸說又何怪焉觀甸服之賦惟納總銍秭粟米則經文自有明徵不煩後人之聚訟矣鄭以周之丘

乘釋禹甸猶以漢之口錢當九賦並非經旨不可
援以入禹貢也

冀州天子所自治無貢名其土之所生而供於上
者亦謂之賦故賦特繫於土之下田之上林氏况
之以載師園廛漆林之征亦但仿像其事不可一
一求合新安陳氏云場圃等征載師掌之材木蒲
葦等林衡澤虞掌之金錫禽魚牝人牧人罟人掌
之他以類推則其法又加密矣堯舜之世恐未必
然孟子言王政之善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又
云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又云數罟不入洿池斧
斤以時入山林蓋山澤之利但爲之厲禁使民不

妄取而已未嘗有所征也晏子告景公曰山林之
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
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此言齊之徵斂無度也
曾謂洪水初平艱食方奏正孟子所謂王道之始
而取民纖悉不遺有如陳氏之所言邪然則冀之
土賦其謂之何曰準以八州之貢物則冀賦可知
也呂伯恭云八州之貢皆衣服器用之物所謂惟
正之供冀之土賦亦當如是蓋惟吉凶禮樂之事
用之必不可闕者則視其所有而量取之初非藉
以爲富國之資也此不特與叔世無藝之征相去
懸絕即周官九職之地貢亦有不可同年而語者

矣

疏云賦以收穫為差田以肥瘠為等若田在賦上則賦宜從田田美則賦重無以見人功修否故令賦先於田以見賦由人功此州既見此理餘州從而可知皆令賦在田下欲見賦從田出也渭按孔說非是欲見人功之修否不在田賦先後之間經殊不為此蓋餘州先田後賦正例也此州兼有土賦故特變例書之以見賦不皆出於田耳林說確不可拔

厥田惟中中

釋文中竹仲反又如字

傳曰田之高下肥瘠九州之中為第五正義曰鄭玄

云田著高下之等者當為水害備也則鄭謂地形高下為九等也王肅云言其土地各有肥瘠則肅謂定肥瘠以為九等也如鄭之義高處地瘠出物既少不得為上如肅之義肥處地下水害所傷不得為上故孔云高下肥瘠共相參對以為九等上言厥土此言厥田田土異者鄭玄云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曰土據人功作力競得而田之則謂之田田土異名義當然也又曰鄭玄云此州入穀不貢下五百里甸服傳云為天子服治田是田入穀故不獻貢篚差異於餘州也林氏曰冀獨不言貢篚者冀天子畿內之地無所事於貢篚也夏氏曰田之高下既分九等

則賦亦當稱是今乃有異同者蓋地有廣狹民有多
少則其賦稅之總數自有不同不可以田之高下準
之况洪水初平蕩析離居者猶未復業必有偏聚之
處故地力有闢不闢人功有修不修是以賦之所入
與田之等級如此遼絕也吳氏澄曰田賦之等不同
何也賦之九等以各州歲入總數較其多寡而為高
下也數之最多者為上上田之九等以各州土地所
宜較其肥瘠而為高下也地之最肥者為上上

劉敞七經小傳曰九州之境有大小之不齊其定
田也以田之美惡為等州雖小而田美則居上州
雖大而田惡則居下不復問其大小也其定賦也

以賦之多寡為差州大者其賦多州小者其賦少
不盡繫其美惡也渭按冀大賦第一兖小賦第九
與劉說合然雍梁大於豫豫賦第二而雍乃第六
梁乃第八青徐小於揚揚賦第七而青乃第四徐
乃第五是賦之多寡不盡由於地之大小故必兼
人功言之而後其義始備

田賦之等非九州攸同無從相校而第其高下然
亦唯據告成時言之其告成以後豈竟無遷改孔
疏於雍州說九等云治水之後即為此差在後隨
人少多必得更立其等此非永定也斯言實獲我
心正者猶難永定則雜出之等愈可知矣

周王畿千里之內亦有貢一是九職所稅太府謂之萬民之貢其目則具於閭師農貢九穀園貢草木工貢器物商貢貨賄牧貢鳥獸嬪貢布帛衡虞各貢其物是也一是采地所入左傳昭十三年子產曰卑而貢重者甸服也注云謂天子畿內供職貢者蓋畿內有三等采地公卿大夫及王子弟各以其所食之餘輸之於王名曰貢此周制也禹貢則不然采地在侯服而甸服無之千里之內皆天子所自治民以其土之所生上供天子亦謂之賦而九職所稅以人不以土堯時未有故冀無貢也疏云甸服止方千里冀之北土境界甚遙遠都之

其國必有貢篚此言良是然禹治冀州之水及太原恒山而止太原恒山以北未暇施功冀之北土尚無定賦安得有貢篚惟是衡漳恒衛大陸之區當為侯服時已就疆理不知何以無貢豈以帝都距西河裁三百餘里而絕長補短以充千里之數故曰東方此等肥饒之地皆入甸服雖有所供于上而不名為貢與義實難曉姑識此以待來哲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釋文從才容反

傳曰二水已治從其故道大陸之地已可耕作正義曰地理志云恒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東入滹水衛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入滹沱大陸在鉅鹿縣北釋地十

藪云晉有大陸孫炎等皆云今鉅鹿縣廣河澤也廣平曰陸澤雖卑下旁帶廣平之地故統名焉曾氏曰恒衛二水在帝都之北而且遠大陸地最卑而河所經故其成功在田賦之後林氏曰恒衛大陸成功在田賦既定之後故不與覃懷漳文勢相屬黃氏度曰河未入海則恒衛合而為瀾漫之勢大陸淪焉自河北流不壅恒衛皆順從大陸於是可耕作矣東陽陳氏曰謂大陸為地者蓋以陸名地也謂大陸為澤者蓋大陸之旁有澤而因地以名澤也今經言大陸既作則是其地已可耕作而澤則非可以言作矣故孔說為當渭按上曲陽今為曲陽縣屬直隸真定府之定州其故城在縣西靈壽縣今屬真定府其故城在縣西北恒即滹水衛即滹沱也古今異名耳據黃氏說此二役當在充九河既道之後故不與覃懷衛漳文勢相屬也

或問恒衛滹沱漢志明列為四水子謂恒即滹衛即滹沱亦有所據乎曰有之水經注云滹水東過上曲陽縣北恒水從西來注之自下滹水兼納恒川之通稱即禹貢所謂恒衛既從也此非恒即滹之明證邪水經無滹沱之目見濁漳易滹巨馬諸篇中僅一二語故衛水無考然酈注凡二水合流言自下互受通稱者不可枚舉則滹沱受衛之

後亦得通稱衛水可知也

薛士龍云恒水東流合滹水至瀛州高陽縣入易水衛水東北合滹

沱河過信安軍入易水則宋人已知恒滹衛滹沱為一水矣惜蔡傳述其言而不察耳易水源短滹沱源長當從小水會大水之例謂滹沱入也易非不然恒水出曲陽縣西北至縣東北入滹衛水

出靈壽縣東北至縣東南入滹沱其所歷不過數

十里之地 曲陽東西相距六十里靈壽東西相距四十里 曾謂是尋常之谿澗而

勤禹功之荒度乎哉雖至愚者亦知其無是理矣

周禮職方氏并州山鎮曰恒山其川虜池嘔夷 文釋

虜喚胡反池徒多反嘔馬侯反一音驅 嘔夷即後世所謂滹水也 應劭曰滹音疆顏師

古曰滹音寇又音苦侯反 山海經曰高是之山滹水出焉東流注于

河漢志代郡靈丘縣下云滹河東至文安入大河

文安屬勃海郡寰宇記云文安故城在今縣東北三十里 過郡五行九百四十里并州

川 周禮注云嘔夷即祁夷出平舒按漢志代郡平舒縣有祁夷水北至桑乾入治治即濕水亦名桑乾河漢桑乾縣故城在今山西大同府蔚州

西北平舒則州屬廣靈縣也縣南有壺流河即古祁夷水源出縣西東北流至蔚州入桑乾河不經曲陽縣界鄭說非是 禮記晉人

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注云惡當為虜字

誤也山海經曰大戲之山滹沱之水出焉戰國策

蘇秦說燕曰南有嘽沱易水漢志代郡鹵城縣下

云虜池河東至參合入嘽沱別并州川從河東至

文安入海過郡六行千三百七十里 參合當作參戶蓋傳寫者因郡有參

合而誤參合在漢鴈門郡平城縣東今大同府陽和衛北鹵城與參合大山隔絕虜池不得至其地今河間府青縣南有參戶故城應劭云平舒縣

西南五十里有參戶亭故縣也水經注漳水自成平縣南又東北左會虜沱別河故瀆又東北合清河又東北逕章武故城西枝瀆出為濊水又東北逕參戶亭分為二瀆一水逕參戶亭北又東北逕平舒縣注虜

沱蓋即漢志所謂東至參戶入虜沱別從河東至文安入海者也 此即

禹貢之恒衛也然禹主名山川曲陽以下之滹本

名恒靈壽以下之滹沱本名衛其出高是泰戲者則恒衛之別源也自周以虜池嘔夷為并州之川其名著而恒衛之名遂隱於是冀州二大川以恒陽溪雷溝河數十里之原委當之蔡氏因目恒衛為小水而經義幾不可通矣

水經注滹水出代郡靈丘縣西北高氏山即溫夷之水也山上有石銘題言冀州北界故世謂之石銘陁也元和志蔚州靈丘縣溫夷水一名滹水出縣西北高是山今按渾源州在山西大同府東南一百二十里本漢縣時呼二縣屬鴈門郡州志云州南七里有翠屏山高千餘丈周十里滹水出其東蓋即高是之別名東南接靈丘界

東南流合溫泉水水出西北暄谷溫熱若湯能愈百疾又東逕靈丘縣故城南入峽謂之隘門高峰隱天深溪埒谷其故城在今渾源州西南一百三十里西北去大同府二百七十里又東逕廣昌縣南縣今屬大同府之蔚州飛狐口在縣北二十里紫荆關在縣東北一百里

逕倒馬關關山險隘是為深峭勢均詩人高岡之病故關受其名焉今在廣昌縣南唐縣西北亦名常山關又東南逕中山上曲陽縣北恒水從西來注之自下滹水兼納恒川

之通稱即禹貢所謂恒衛既從也按曲陽隋為恒陽縣地理志云有恒陽溪即恒水源也元和志恒山在恒陽縣北一百四十里曲陽縣志滹水在縣東

又東逕中人亭南左傳昭公十三年晉荀吳率師侵鮮虞及中人大獲而歸者也亭在今唐縣界又東逕樂羊城北史記稱魏文侯使樂羊滅中山蓋其故城中山所造也又東逕唐縣故城南北二城俱在滹水之陽故曰滹水逕其東元和志滹水一名唐河西去唐縣一百五十步又東逕安喜縣南中山記曰縣在唐水之西元和志云滹水在安喜縣北八里蓋其城南徙也安喜今定州又東逕安國縣北漢安國縣隋改曰義豐今為祁州又東北逕解瀆亭北漢順帝陽嘉元年封河間孝王子淑於解瀆亭為侯

又東北逕蠡吾縣故城南城在今博野縣西南又東逕博野縣故城南城在今蠡縣界又東北逕侯世縣故城南城在蠡縣東北又東北逕陵陽亭東又北左會博水

出

水

水

望都縣東南流逕其縣故城南又東南潛入地下又東南於瀆重源湧發東南至陽城縣散為澤者世謂之陽城澱其水又伏流循瀆屆清梁亭西北重源又發東逕廣望縣故城北又東北左則濡水注之春秋昭公七年齊與燕會于濡上杜預曰濡水出高陽縣東北至河間鄭縣入易水是濡水與庫池瀝易互舉通稱矣按漢志中山望都下云博水東至高陽陽入河高陽屬涿郡蓋博既合濡入瀛則東至文安入大河也

北逕依城北世謂之依城河依城即古葛城郡國志曰高陽有葛城燕以與趙者也今安州

北有依城河又東北逕阿陵縣故城東寰宇記阿陵故城在莫州任丘縣東北二十里瀛水

枯瀆在縣西一里又東北至長城注於易水長城在今文安縣界易水有北易中易南易此

中易受北易而合流者易水注云易水於容城縣東南合瀛水故桑欽曰易水出北新城西北東入瀛自下瀛易互受通稱矣寰宇記南易水自容

城縣南流入瀛州高陽縣界以今輿地言之渾源靈丘廣

昌並屬山西大同府曲陽屬直隸真定府唐縣定州慶都祁州博野蠡

縣高陽安州新安並屬保定府任丘屬河間府文安屬順天府諸州縣

界中皆古瀛水之所行也宋初猶未改自咸平中

何承矩興塘灤以限契丹戎馬之足於是始引水

歸北而文安之瀆遂空其後瀛水仍自蠡縣改流

經肅寧河間雄縣任丘以至文安而不復北行明

時則又自雄縣改流入霸州保定界為玉帶河不

復入文安矣此恒水下流變徙之大略也晁以道

云今之恒水西南流至行唐縣東流入于滋水元和

志滋水在行唐縣南二十六里又東南流入于衡水元和志長蘆水即衡漳故瀆在衡水縣南然則

恒水之源所謂恒陽溪者亦改流南向合於漳水

而曲陽以下瀆同而源則非矣

滹沱大川也水經當自為一篇頃閱寰宇記鎮州

真定縣蒲澤下引水經注云滹沱河水東逕常山

城北又東南為蒲澤濟水有梁焉俗謂之蒲澤口
 又滋水下引水經云滋水又東至新市縣入滹沱
 河又深州饒陽縣枯白馬渠下引水經云滹沱河
 又東有白馬渠出焉又瀛州河間縣大浦淀下引
 水經注云大浦下導陂溝競奔咸注滹沱是故人
 因決入之處謂之百道口此四條檢今本無之則
 似水經元有滹沱水篇宋初尚存而其後散逸滹
 沱原委不可得詳惜哉

歐陽玄補正水經序引崇文總目云酈注四十卷亡其五蓋涇洛滹沱等篇皆在此

五卷之中今本仍為四十卷則後人析之以充其數耳

漢志代郡之鹵城常山郡之蒲

吾靈壽南行唐新市信都國之信都河間國之弓

高樂成勃海郡之成平東光參戶東平舒文安皆

有滹沱河弓高樂成參戶又有滹沱別水而發源

經過之地未悉今據元和志所載以補水經之闕

滹沱水出代州繁峙縣泰戲山

一名武夫山在縣東南九十里繁峙本漢後人縣屬鴈門

郡漢末荒廢晉改置繁峙縣周省隋復置後音瓌滹沱一名派水許氏說文派水出後人縣成夫山郭景純以為鹵城縣武夫山括地志以為孤阜

山寰宇記以為平山蓋皆泰戲之別名也

西南流逕唐林縣東

縣東北至代州一百十里本漢廣武縣隋為五

臺亭二縣地今州西有廣武廢縣蓋即唐林縣界也

又西南逕崞縣東

縣東北至代州五十里水去縣二百

步又西南逕秀容縣東

縣為忻州治水去縣三十二里

東轉逕定襄縣

北縣西至忻州四十五里今治即陽曲故城水去縣五里

又東逕五臺縣西南

縣西北至代州一百二十

里水去縣三十五里

又東逕孟縣北

縣西南至太原府二百二十里水西自五臺縣界流入南去縣百里

又東

南逕靈壽縣西南衛水注之

縣東至恒州五十里水去縣二十里縣志云衛水在縣東十里

俗名雷溝河源出縣東北十四里良同村南流至縣東南合滹沱河

又東南逕真定縣北

縣為恒州治水

去縣一里又東南逕九門縣西縣西至恒州三十里水去縣四十九里今藁城縣西北二十五里有九門城

又東南逕藁城縣東縣西北至州五十八里水去縣二十九里又東逕鼓城縣

北縣西至恒州九十五里水去縣十三里寰宇記云隋開皇六年分藁城地置昔陽縣十八年改曰鼓城又東逕深澤

縣南縣西北至定州九十里水去縣二十五里即水合渡光武處俗謂之危渡口又東逕無極縣北

縣北至定州八十里又東北逕鹿城縣西北縣東至深州二十五里水去縣四十二里

與博野縣分水寰宇記滹沱河在博野縣東南三十五里又東逕安平縣南縣東南至深州五十三里水去

縣二十三里派水今名疆河西自定州義豐縣界流入又東北逕饒陽縣北縣西至深州三十里水去

縣四十五里縣治晉魯口城也公孫淵叛司馬宣王征之鑿滹沱入派水以運糧因築此城蓋滹沱有魯沱之名因號魯口後魏道武皇始三年車

駕幸魯口自此以下當入瀛莫二州境而元和志亦即此地也

闕案寰宇記瀛州河間縣西二十里高陽縣東北

十四里莫州鄭縣南二里霸州大城縣北一百三

十里文安縣西北三十里皆有滹沱水此即漢志

所云從河東至文安入海者以今輿地言之繁時

代州崞縣忻州定襄五臺孟縣並屬山西太原府靈壽真定

藁城深澤無極並屬直隸真定府東鹿博野並屬保定府安平饒陽

並屬真定府高陽屬保定府任丘屬河間府大城文安並屬順天府諸州縣界

中皆古滹沱水之所行也宋初猶未改自塘樂既

興引水歸北而文安之瀆堙廢遂以樂成今獻縣之滹

沱別水為滹沱之正流而故道不可復問明天啓

後漸徙而南至本朝順治二年自東鹿南決入

冀州與漳水渾濤而安平饒陽之地不復有滹沱

矣滹沱在河北羣川中溢決尤甚未有數年不變

者而從冀州合於漳水亦猶黃河之與淮合均為古今水道之極變也

東漢以後浮陽今滄州參戶今青縣東平舒今大城章武今靜海

天津今寶坻諸縣界中漳清合流之瀆即古徒駭

河西漢時大河猶行之者也故漢志云滏水東至

文安入大河滹沱東至參戶合滹沱別從河東至

文安入海是恒衛皆於文安入河也今文安縣在霸州南少東六十里

據水經注易水逕容城縣南又東合滏水自下互

受通稱又東至文安縣與滹沱合又東至泉州縣

南東入于海此即合漳御由潮河至獨流口入海

之道也御河即清河潮河即界河自塘灤興而文安大城諸水多

入白河即潞河其行潮河者唯漳御耳古時滏易滹沱

混而為一自文安會大河入海西漢時猶然而程

泰之謂滹易中高不與河通何邪惟二水皆入河

故禹必先道九河而後治恒衛從河以入海不然

海口壅塞雖欲治二水不可得也

冀州有三大陸一在鉅鹿郡北班固繫諸禹貢又

名鉅鹿澤呂氏春秋云趙有鉅鹿又名廣河澤爾

雅晉有大陸孫炎云今鉅鹿縣廣河澤是也此真

禹貢之大陸也詳見下文一在河內修武縣古寧邑秦置修武縣其故城在今獲

嘉縣西北左傳定公元年魏獻子田于大陸還卒于甯杜

預云大陸疑即吳澤陂近甯是也一在太原鄆縣

今為介休縣地班固云九澤在縣北是為昭餘祁并州藪酈

道元云呂氏春秋謂之大陸是也斯二者皆非禹

貢之大陸也今按呂覽九藪既云晉之大陸又云

趙之鉅鹿如謂大陸即鉅鹿則一澤不應兩見故

道元以鄔澤當之蓋晉為唐叔始封大陸宜在其

境內而鉅鹿當戰國時實為趙地故分為二澤也

要之廣平曰陸是處有之其大者則謂之大陸猶

之高平曰原亦是處有之其大者則謂之太原耳

然晉之大陸在漢大陵縣界陸恐是陵字之誤

蔡傳引程氏曰大陸云者四無山阜曠然平地杜

佑李吉甫以為邢趙深三州之地者得之今按漢

志鉅鹿縣禹貢大陸澤在北一而已而唐人所言

不一通典有二趙州昭慶縣隋為大陸縣有大陸

澤昭慶本漢廣阿縣隋曰大陸唐曰昭慶宋更名隆平今在真定府趙州東南一百里縣志云大陸澤在縣東北三十里杜家莊深州

陸澤縣有禹貢大陸澤陸澤本漢下博縣其故城在今深州南唐先天二年分下博及饒陽鹿城地置

陸澤縣為深州治今在真定府東二百里是也元和志有四邢州鉅鹿縣大

陸澤一名鉅鹿澤在縣西北東西二十里南北三

十里葭蘆菱蓮魚蟹之類充牣其中澤畔又有鹹

泉煮而成鹽百姓資之鉅鹿本漢南繇縣亦兼得鉅鹿縣地在今順德府東北一百二十里漢路溫舒

鉅鹿東里人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即此澤也趙州昭慶縣廣阿澤在縣東

二十五里即大陸別名深州鹿城縣大陸澤在縣

南十里鹿城本漢鄆縣今為東鹿縣在保定府祁州南一百三十五里又陸澤縣南三里即

大陸之澤是也故程泰之謂以邢趙深三州之地
為大陸自杜李始愚竊謂唐鉅鹿縣東境亦漢鉅
鹿縣地澤在西北接昭慶界蓋一澤跨二縣之境
即班固所云在鉅鹿縣北孫炎所云今鉅鹿縣廣
河澤者也而志家唯以平鄉為古鉅鹿求此澤而
不得遂言今盡為丘隴豈知元和志獨詳於鉅鹿
原不在平鄉界邪宋河渠志云大觀元年河決陷
鉅鹿縣遷縣于高地又以隆平下溼亦遷之則二
縣地勢最卑澤在其間明矣通典昭慶陸澤縣有澤而鉅鹿
鹿城無之可見四澤實止二澤
唐人亦似知漳水即禹河故以南宮所出之洺瀆
為北過降水以深州之大陸澤為至于大陸意謂

如此則大陸在過降之後與經適合故不主鉅鹿
而取陸澤然枯洺乃漢時漳水之徙流實非禹迹
即以為禹迹此亦是河別為降不可謂之過也大
陸在邢趙二州界而深不與焉傳同叔云凡廣河
澤以東其地平廣縣延千里皆謂之大陸是瀛滄
亦大陸矣河自大陸又北始播為九河誠如傳言
則許商所謂九河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
餘里者將何所容其地邪

大陸禹更有濬畎澮之功非因恒衛既從而遂得
耕作也觀復言既可見蓋大陸地形洿下東有大
河北有恒衛先是九河未通恒衛未從合而為瀾

漫之勢平田皆成巨浸至是二水從河以入海禹
乃濬其畎澮達於支川其澤亦為之陂障以資蓄
洩而耕作之事以興故復言既明其非一役也

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鳥夷疏云孔讀鳥為鳥則唐初亦作鳥字今本作鳥蓋開元中所改也

釋文鳥當老反夾音協碣其列反渭按鳥史記漢書並作鳥鄭康成王肅並稱

傳曰海曲謂之島碣石海畔山正義曰島是海中之
山夷居其上為島夷王肅云東北夷國也地理志碣
石山在北平驪城縣西南是碣石為海畔山也蘇氏
曰河自碣石山南渤海之北入海夾挾也自海入河
逆流而西右顧碣石如在挾掖也林氏曰島夷皮服
者言水害既除海曲之夷獻其皮服也禹貢於九州

之末皆載其達於帝都之道周希聖謂天子之都必
求其舟楫之所可至使夫諸侯之朝貢商賈之貿易
雖其地甚遠而其輸甚易此說得之冀州三面距河
是其設都之意實有取於轉輸之利朝貢之便也禹
貢所載上言田賦貢篚之事而於下言所由以達帝
都之道其始末曲折莫不具備而皆以河為主蓋達
於河則達於帝都故也朱子曰碣石山負海當河入
海之衝自海道夾出碣石之右然後入河而達帝都
也蔡氏沉曰島夷以皮服來貢自北海入河南向西
轉而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間故曰夾右也金氏曰皮
服即爾雅所謂東北方之文皮者郭璞云虎豹之屬皮有緝綵都昌陳

氏大猷曰此夷狄獻方物以自效與冀州不言貢不

相妨礙鄭氏曉曰碣石與島夷連書此即島夷入貢

之道也渭按通典三韓在海島之上朝鮮之東南蓋

即此所謂島夷驪成後漢省說文碣特立之石東海

有碣石山據文穎酈道元所說當在直隸永平府昌

黎縣東南今其地無山以應之辯見導山河謂逆河

凡九州之末皆言貢道然亦所以紀治水之成功曰

夾右碣石入於河則破碣石納河流之事隱然可見

矣

九州之末各載其通於帝都之道傳以為禹治一

州之水既畢遂還帝都白所治非也禹欲白所治

不必身入帝都即使身入帝都亦何難於陸行而

必循各州紆迴之水道以廢時失事哉鄭康成謂

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上下如此

則不當敘於田賦貢篚之後王肅謂功主於治水

故詳記各州往還乘涉之水名今按所載皆達河

之道非有往還乘涉之事諸說皆不可通至周氏

之言出而其義始定此實後人勝前人處謂今必

不古若者曲士之見也

鄭康成云鳥夷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史記正義

以靺鞨為鳥夷引括地志云靺鞨國古肅慎也在

京東北萬里已下東及北各抵大海其人多勇力

善射弓長四尺如弩矢用楛長一尺八寸青石為鏃渭按此即周初所貢之楛矢石弩也然史記言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北有肅慎東有鳥夷則自是二種鳥夷非即肅慎且洪水初平肅慎亦未遽通也今本作鳥夷薛士龍云海上海上諸夷濊貊肅慎之屬按海中之山水繞其四面斯謂之島鳥夷唯倭韓可以當之濊貊肅慎等國止東面臨大海餘皆通陸不得為島夷

漢書朝鮮傳真番

音潘

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闕

弗通辰國即三韓地也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二年

東夷韓國人率眾詣樂浪

音洛

內附東夷傳韓有

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

晉梁二書作弁韓

馬韓

在西有五十四國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濊貊接弁辰在辰韓之南亦有十二國其南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百濟是其一國焉大者萬餘戶小者數千家各在山海間地合方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為限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共立其種為辰王盡王三韓之地北史新羅者本辰韓種也地在高麗東南辰韓亦曰秦韓相傳言秦世亡人避役來適馬韓割其東界居之以秦人故名之曰秦韓其言語名物有似中國人辰韓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不得自立王辰韓之始

有六國稍分為十二新羅則其一也唐書東夷傳
高麗地東跨海距新羅南亦跨海距百濟百濟扶
餘別種也南倭北高麗皆踰海乃至其東則新羅
新羅弁韓苗裔也地橫千里縱三千里東距長人
東南日本西百濟北高麗今按新羅百濟本三韓
七十八國中之二至唐時則有新羅百濟而無三
韓之目遼史地理志有高州三韓縣辰韓為扶餘
弁韓為新羅馬韓為高麗開泰中聖宗伐高麗俘
三國之遺人於遼東界中僑置三韓縣今以遼東
為三韓非也古韓國在朝鮮東南大海中依山島
而居水環其四面故曰島夷

元和志大人在登州黃縣北
二十里司馬宣王伐遼東造此城

運糧船從此入今新羅百濟往還常由於此蓋河自東漢已後徙從千乘
入海故唐時島夷貢船循渤海南岸入河禹河由碣石入海故西指碣石
夾右而
入河也

傳云島夷還服其皮明水害除林少穎曰茹毛飲
血而衣皮夷狄之本性不必水害既平而後得服
其皮也乃改為今說王氏炎云北方地寒故服皮
南方地暖故服卉東陽陳氏曰非也此自言各有
所出耳北方皮服豈夏亦服之乎南方蕉葛豈冬
亦服之乎如吉貝木棉皆南方所出然皆非暑服
也陳說良是

王伯厚云在高麗界者為左碣石在平州南者為
右碣石蓋以經文右字屬下讀愚謂經有二荆山

不加南北字以別之有二蒙山不加東西字以別之碣石一而已何用目之曰右果爾則導山之文無右字當為左碣石矣金吉甫取之殊不可曉馬明衡云行海者有山可見則望山為準無山可見則望星為準意碣石是自海達河所望以為準者固無妨於遠豈必逼近肱腋之下然後謂之右轉屈之間邪徐常吉云海水漫天入河之道難認碣石高峙其右由海望之如在右掖也此皆以碣石為離岸數十里之大山故有是說其實此山不過一海濱之巨石負海當逆河之衝故大禹鑿之以納河自東北泛海而來者帆拂其顛舟楫其足

真如在肱腋之間非但遙望之以為準也

程泰之云冀北為漢遼東西右北平漁陽上谷之地其水如遼濡滹易皆中高不與河通故必自北海然後能達河也渭按大遼水出塞外東南流至安市縣西南入海西去碣石五百餘里此誠不與河通濡水一音人朱切出涿郡故安縣東南流至范陽縣合易水入河春秋昭公七年齊燕盟于濡上即此水一音乃官切讀若難從塞外來東南流至紮縣碣石山入海即今灤河此正值逆河之尾亦不可謂不與河通也至若滹易二水合流至文安入河它日幽并貢道正須由此而以為不與河通北來

者必由海入大謬且告成之時冀北尚未制貢此
經專為島夷而設與五郡之地全無交涉也

禹貢錐指卷第二

禹貢錐指卷第二 音八守 四音 五音 六音 七音 八音 九音 十音 十一音 十二音 十三音 十四音 十五音 十六音 十七音 十八音 十九音 二十音 二十一音 二十二音 二十三音 二十四音 二十五音 二十六音 二十七音 二十八音 二十九音 三十音 三十一音 三十二音 三十三音 三十四音 三十五音 三十六音 三十七音 三十八音 三十九音 四十音 四十一音 四十二音 四十三音 四十四音 四十五音 四十六音 四十七音 四十八音 四十九音 五十音 五十一音 五十二音 五十三音 五十四音 五十五音 五十六音 五十七音 五十八音 五十九音 六十音 六十一音 六十二音 六十三音 六十四音 六十五音 六十六音 六十七音 六十八音 六十九音 七十音 七十一音 七十二音 七十三音 七十四音 七十五音 七十六音 七十七音 七十八音 七十九音 八十音 八十一音 八十二音 八十三音 八十四音 八十五音 八十六音 八十七音 八十八音 八十九音 九十音 九十一音 九十二音 九十三音 九十四音 九十五音 九十六音 九十七音 九十八音 九十九音 一百音

